四庫全書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上

宋 袁樞 撰

馬氏據湖南

唐僖宗光啓二年 初忠武決勝指揮使孫儒與龍驤指揮使朗山劉建鋒戍蔡州拒黄巢扶溝馬殷隸軍中以材勇聞及秦宗權叛儒等皆屬焉三年秦宗權與楊行密争揚州以孫儒為副張佶劉建

鋒馬殷皆從

昭宗景福元年夏五月楊行密屢敗孫儒兵破其廣德營張訓屯安吉斷其糧道儒食盡士卒大疫遣其將劉建鋒馬殷分兵掠諸縣行密縱兵擊儒斬之儒衆多降於行密劉建鋒馬殷收餘衆七千南走洪州推建鋒為帥殷為先鋒指揮使以行軍司馬張佶為謀主比至江西衆十餘萬

乾寧元年五月劉建鋒馬殷引兵至澧陵武安節度使

鄧處訥遣邵州指揮使蔣勛鄧繼崇將步騎三千守龍回關殷先至關下遣使詣勛勛等以牛酒犒師殷使說勛曰劉龍驤智勇兼人術家言當興翼軫間今將十萬衆精銳無敵而君以鄉兵數千拒之難矣不如先下之取富貴還鄉里不亦善乎勛等然之謂衆曰東軍許吾屬還士卒皆懽呼棄旗幟鎧仗遁去建鋒令前鋒衣其甲張其旗趨潭州潭人以為邵州兵還不為備建鋒徑入府處訥方宴擒斬之戊辰建鋒入潭州自稱留後

二年以劉建鋒爲武安節度使建鋒以馬殷爲內外馬步軍都指揮使將𠭃求爲邵州刺史劉建鋒不許𠭃據邵州使其將屯定勝鎮以扼潭人

三年春正月丁巳劉建鋒遣都指揮使馬殷將兵討蔣𠭃攻定勝寨破之　夏四月武安節度使劉建鋒既得志嗜酒不親政事長直兵陳贍妻美建鋒私之贍袖鐵檛擊殺建鋒諸將殺贍迎行軍司馬張佶爲留後佶將入府馬忽踶齧傷左髀時馬殷攻邵州未下佶謝諸將曰

馬公勇而有謀寬厚樂善吾所不及真乃主也乃以牒名之殷猶豫未行聽直軍將汝南姚彦章説殷曰公與劉龍驤張司馬一體人也今龍驤遇禍司馬傷髀天命人望舍公尚誰屬哉殷乃使親從都副指揮使李瓊留攻邵州徑詣長沙五月馬殷至長沙張佶肩輿入府坐受殷拜謁已乃命殷升聽事以留後讓之即趨下帥將吏拜賀後為行軍司馬代殷將兵攻邵州　秋九月以湖南軍留後馬殷判湖南軍府事殷以高郁為謀主

郁揚州人也殷畏楊行密成汭之彊議以金帛結之高郁曰成汭不足畏也行密公之讐雖以萬金賂之安肯為吾援乎不若上奉天子下撫士民訓卒厲兵以修霸業則誰與為敵矣殷從之

光化元年春三月以潭州刺史判湖南軍府事馬殷知武安留後時湖南管内七州賊帥楊師遠據衡州唐世旻據永州蔡結據道州陳彦謙據郴州魯景仁據連州殷所得惟潭邵二州而已　夏五月湖南將姚彦章

言於馬殷請取衡永道連郴五州仍薦李瓊為將殷以瓊及秦彥暉為嶺北七州游奕使張圖英李唐副之將兵攻衡州斬楊師遠引兵趣永州圍之月餘唐世旻走死殷以李唐為永州刺史

二年秋七月馬殷遣其將李唐攻道州蔡結聚羣蠻伏兵於隘以擊之大破唐兵唐曰蠻所恃者山林耳若戰平地安能敗我乃命因風燔林光燭天地羣蠻驚遁遂拔道州擒結斬之　冬十一月馬殷遣其將李瓊攻

郴州執陳彥謙斬之進攻連州魯景仁自殺湖南皆平三年冬十月靜江節度使劉士政聞馬殷悉平嶺北大懼遣副使陳可璠屯全義嶺以備之殷遣使修好於士政可璠拒之殷遣其將秦彥暉李瓊等將兵七千擊士政湖南軍至全義士政又遣指揮使王建武屯秦城可璠掠縣民耕牛以犒軍縣民怨之請為湖南鄉導曰此西南有小徑距秦城纔五十里僅通單騎彥暉遣李瓊將騎六十步兵三百襲秦城中宵踰垣而入擒王建武

比明復還紿之以練造可璠壁下示之可璠猶未之信斬其首投壁中桂人震恐瓊因勒兵擊之擒可璠降其將士二千皆殺之引兵趣桂州自秦城以南二十餘壁皆望風奔潰遂圍桂州數日士政出降桂宜巖柳象五州皆降於湖南馬殷以李瓊為桂州刺史未幾表為靜江節度使

天復三年夏四月楊行密遣使詣馬殷言朱全忠跋扈請殷絶之約為兄弟湖南大將許德勲曰全忠雖無道

然挾天子以令諸侯明公素奉王室不可輕絕也殷從之

天祐元年　初馬殷弟賨性沉勇事孫儒為百勝指揮使儒死事楊行密屢有功遷黑雲指揮使行密嘗從容問其兄弟乃知為殷之弟大驚曰吾常怪汝器度瓌偉果非常人當遣汝歸賨泣辭曰賨淮西殘兵大王不殺而寵任之湖南地近常得兄聲問賨事大王久不願歸也行密固遣之是歲賨歸長沙行密親餞之郊賨至長

沙殷表賨為節度副使它日殷議入貢天子賨曰楊王地廣兵強與吾鄰接不若與之結好大可以為緩急之援小可通商旅之利殷作色曰楊王不事天子一旦朝廷致討罪將及吾汝置此論勿為吾禍

昭宣帝天祐三年吉州刺史彭玕遣使請降於湖南玕本赤石洞蠻酋鎮南節度使鍾傳用為吉州刺史

後梁太祖開平元年夏四月辛未以武安節度使馬殷為楚王　五月弘農王以鄂岳觀察使劉存為西南

面都指討使岳州刺史陳知新為岳州團練使廬州觀察使劉威為應援使別將許玄應為監軍將水軍三萬以擊楚楚王馬殷甚懼靜江軍使楊定真賀曰我軍勝矣殷問其故定真曰夫戰懼則勝驕則敗今淮南兵直趨吾城是驕而輕敵也而王有懼色吾是以知其必勝也殷命在城都指揮使秦彥暉將水軍三萬浮江而下水軍副指揮使黄璠帥戰艦三百屯瀏陽口六月存等遇大雨引兵還至越堤北彥暉追之存數戰不利乃遺

殷書詐降彥暉使謂殷曰此必詐也勿受存與彥暉夾
水而陳存遥呼曰殺降不祥公獨不為子孫計耶彥暉
曰賊入吾境而不擊奚顧子孫鼓譟而進存等走黄璠
自瀏陽引兵絕江與彥暉合擊大破之執存及知新裨
將死者百餘人士卒死者以萬數獲戰艦八百艘威以
餘衆適歸彥暉遂拔岳州殷釋存知新之縛慰諭之二
人皆駡曰丈夫以死報主肯事賊乎遂斬之許玄應弘
農王之心腹也常預政事張顥徐溫因其敗收斬之

楚王殷遣兵會吉州刺史彭玕攻洪州不克　武貞節度使雷彥恭會楚兵攻江陵荆南節度使高季昌引兵屯公安絶其糧道彥恭敗楚兵亦走　秋七月雷彥恭攻岳州不克　八月辛亥楚王殷兼武昌節度使充本道招討制置使　九月雷彥恭攻涔陽公安高季昌擊敗之彥恭貪殘類其父專以焚掠為事荆湖間常被其患又附於淮南丙申詔削彥恭官爵命季昌與楚王殷討之　冬十月高季昌遣其將倪可福會楚將

秦彥暉攻朗州雷彥恭遣使乞降於淮南且告急弘農王遣將泠業將水軍屯平江李饒將步騎屯瀏陽以救之楚王殷遣岳州刺史許德勳將兵拒之泠業進屯朗口德勳使善遊者五十人以木枝葉覆其首持長刀浮江而下夜犯其營且舉火業軍中驚擾德勳以大軍進擊大破之追至鹿角鎮擒業又破瀏陽寨擒李饒掠上高唐年而歸斬業饒於長沙市

二年夏五月靜江節度使同平章事李瓊卒楚王殷以

其弟永州刺史存知桂州事　乙亥楚兵寇鄂州淮南所署知州秦裴擊破之　雷彦恭引沅江環朗州以自守秦彦暉頓兵月餘不戰彦恭守備稍懈彦暉使裨將曹德昌帥壯士夜入自水竇内外舉火相應城中驚亂彦暉鼓譟壞門而入彦恭輕舟奔廣陵彦暉虜其弟彦雄送於大梁淮南以彦恭為節度副使先是澧州刺史向瓌與彦恭相表裏至是亦降於楚楚始得澧朗二州湖南判官高郁請聽民自采茶賣於北客收其征以贍

軍楚王殷從之　秋七月殷奏於汴荆襄唐郢復州置回圖務運茶於河南北賣之以易繒纊戰馬而歸仍歲貢茶二十五萬斤詔許之湖南由是富贍　九月荆南節度使高季昌遣兵屯漢口絶楚朝貢之路楚王殷遣其將許德勳將水軍擊之至沙頭季昌懼而請和殷又遣步軍都指揮使吕師周將兵擊嶺南與清海節度使劉隱十餘戰取昭賀梧蒙龔富六州殷土宇既廣乃養士息民湖南遂安

三年夏六月撫州刺史危全諷自稱鎮南節度使帥撫信袁吉之兵號十萬攻洪州淮南守兵纔千人將吏皆懼節度使劉威密遣使告急於廣陵日召寮佐宴飲全諷聞之屯象牙潭不敢進袁州刺史彭彦章圍高安以助全諷徐溫以周本為西南面行營招討應援使將兵七千救高安本曰楚人為全諷聲援耳非欲取高安也吾敗全諷援兵必還乃疾趣象牙潭過洪州劉威欲犒軍本不肯留或曰全諷兵強君宜觀形勢然後進本曰

賊衆十倍於我我軍聞之必懼不若乘其鋭而用之

秋七月危全諷在象牙潭營栅臨溪亘數十里庚辰

周本隔溪布陳先使羸兵嘗敵全諷兵涉溪追之本乘

其半濟縱兵擊之全諷兵大潰自相蹂藉溺水死者甚

衆本分兵斷其歸路擒全諷及將士五千人乘勝克袁

州執刺史彭彦章進攻吉州歙州刺史陶雅使其子敬

昭及都指揮使徐章將兵襲饒信信州刺史危仔倡請

降饒州刺史唐寶棄城走行營都指揮使米志誠都尉

呂師造等敗苑玫於上高吉州刺史彭玕帥衆數千人奔楚楚王殷表玕爲郴州刺史爲子希範娶其女

四年夏六月楚王殷求爲天策上將詔加天策上將軍殷始開天策府以弟賓爲左相存爲右相殷遣將侵荆南軍於油口高季昌擊破之斬首五千級逐北至白田而還

冬十二月辰州蠻酋宋鄴破溆州蠻酋潘金盛恃其所居深險數擾楚邊至是鄴寇湘鄉金盛寇武岡楚王殷遣昭州刺史呂師周將衡山兵五千討之

乾化元年春正月吕師周引兵攀藤緣崖入飛山洞襲
潘金盛擒送武岡斬之移兵擊宋鄴　冬十二月乙
卯以朗州留後馬賨為永順節度使同平章事
二年春二月辰州蠻酋宋鄴昌師益皆帥衆降於楚楚
王殷以鄴為辰州刺史師益為溆州刺史　夏四月
癸丑以楚王殷為武安武昌静江寧遠節度使洪鄂四
面行營都統　冬十一月吴淮南節度副使陳璋等
將水軍襲楚岳州執刺史苑玫楚王殷遣水軍都指揮

使楊定真救岳州璋等進攻荆南高季昌遣其將倪可福拒之吳恐楚人救荆南遣撫州刺史劉信帥江撫袁吉信五州兵屯吉州為璋聲援

均王乾化三年春正月吳陳璋攻荆南不克而還荆南兵與楚兵會於江口以邀之璋知之舟二百艘駢為一列夜過二鎮兵遽出追之不能及　秋八月楚寧遠節度使姚彦章將水軍侵吳鄂州吳以池州團練使呂師造為水陸行營應援使未至楚兵引去

四年夏四月吳袁州刺史劉崇景叛附於楚崇景威之子也楚將許貞將萬人援之吳都指揮使柴再用米志誠帥諸將討之　楚岳州刺史許德勳將水軍巡邊夜分南風暴起都指揮使王環乘風趣黃州以繩梯登城徑趣州署執吳刺史馬鄴大掠而還德勳曰鄂州將邀我宜備之環曰我軍入黃州鄂人不知奄過其城彼自救不暇安敢邀我乃展旗鳴鼓而行鄂人不敢逼

五月吳柴再用等與劉崇景許貞戰於萬勝岡大破之

崇景貞棄袁州遁去

貞明三年春三月楚王殷遣其弟存攻吳上高俘獲而還

龍德元年辰溆州蠻侵楚楚寧遠節度副使姚彥章討平之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楚王殷遣其子牙內馬步都指揮使希範入見納洪鄂行營都統印上本道將吏籍

二年夏四月乙亥加楚王殷兼尚書令

三年　初楚王殷既得湖南不征商旅由是四方商旅輻湊湖南地多鉛鐵殷用軍都判官高郁策鑄鉛鐵為錢商旅出境無所用之皆易它貨而去故能以境內所餘之物易天下百貨國以富饒湖南民不事桑蠶郁命民輸稅者皆以帛代錢未幾民間機杼大盛

明宗天成元年秋九月加楚王殷守尚書令

二年夏五月楚王殷遣中使史光憲入貢過荊南高季興執史光憲而奪其貢物（詳見高氏據荊南）　六月丙申封

楚王殷為楚國王

三年春二月楚王殷遣六軍使袁詮副使王環等將水軍擊荆南高季興事見高氏據荆南　夏四月吴右雄武軍使苖璘静江統軍王彦章將水軍萬人攻楚岳州至君山楚王殷遣右丞相許德勲將戰艦千艘禦之德勲曰吴人掩吾不備見大軍必懼而走乃潛軍角子湖使王環夜帥戰艦二百屯楊林浦絶吴歸路遲明吴人進軍荆江口將會荆南兵攻岳州丁亥至道人磯德勲命戰

棹都虞候詹信以輕舟三百出吴軍後德勲以大軍當其前夾擊之吴軍大敗虜璘及彦章以歸吴遣使求和於楚請苗璘王彦章楚王殷歸之使許德勲餞之德勲謂二人曰楚國雖小舊臣宿将猶在願吴朝勿以措懷必俟衆駒争皁棧然後可圖也時殷多内寵嫡庶無别諸子驕奢故德勲語及之　六月帝詔楚王殷討高季興

四年春三月楚王殷命其子武安節度副使判長沙府

希聲知政事總録內外諸軍事自是國政先歴希聲乃聞於殷　初楚王殷用都軍判官高郁為謀主國頼以富強鄰國皆疾之莊宗入洛殷遣其子希範入貢莊宗愛其警敏曰比聞馬氏當為高郁所奪今有子如此郁安能得之高季興亦屢以流言間郁於殷殷不聽乃遣使遺節度副使知政事希聲書盛稱郁功名願為兄弟使者言於希聲曰高公常云馬氏政事皆出高郁此子孫之憂也希聲信之行軍司馬楊昭遂希聲之妻族也

謀代郁任曰譖之於希聲希聲屢言於殷稱郁奢僭且外交鄰藩請誅之殷曰成吾功者皆郁力也汝勿為此言希聲固請罷其兵柄乃左遷郁行軍司馬郁謂所親曰亟營西山吾將歸老猘子漸大能咋人矣希聲聞之益怒明日矯以殷命殺郁於府舍牓諭中外誣郁謀叛並誅其族黨至暮殷尚未知是日大霧殷謂左右曰吾昔從孫儒度淮每殺不辜多致玆異馬步院豈有寃死者乎明日吏以郁死告殷拊膺大慟曰吾老耄政非已

出使我勲舊横罹寃酷既而顧左右曰吾亦何可久處此乎

長興元年冬十月楚王殷寢疾遣使詣闕請傳位於其子希聲朝廷疑殷已死辛亥以希聲為起復武安節度使兼侍中　十一月己巳楚王殷卒遺命諸子兄弟相繼寘劒於祠堂曰違吾命者戮之諸將議遣兵守四境然後發喪兵部侍郎黄捐曰吾喪君有君何備之有宜遣使詣鄰道告終稱嗣而已　丙戌馬希聲襲位稱

遺命去建國之制復藩鎮之舊　十二月庚戌以武安節度使馬希聲為武安静江節度使加兼中書令

二年冬十二月武安静江節度使馬希聲聞梁太祖嗜食雞慕之既襲位日殺五十雞為膳居喪無戚容庚申葬武穆王於衡陽將發引頓食雞臛數盤前吏部侍郎潘起譏之曰昔阮籍居喪食蒸豚何代無賢

三年秋七月武安静江節度使馬希聲以湖南比年大旱命開南嶽及境内諸神祠門竟不雨辛卯希聲卒六

軍使袁詮潘約等迎鎮南節度使希範於朗州而立之　八月馬希範至長沙辛酉襲位　九月以鎮南節度使馬希範為武安節度使兼侍中

四年春二月乙卯以馬希範為武安武平節度使兼中書令　初馬希聲希範同日生希聲母曰袁德妃希範母曰陳氏希範怨希聲先立不讓及嗣位不禮於袁德妃希聲母弟希旺為親從都指揮使希範多譴責之袁德妃請納希旺官為道士不聽解其軍職使居竹屋草

門不得預兄弟燕集德妃卒希旺憂憤而卒

潞王清泰元年春正月壬辰以武安武平節度使馬希範為楚王

後晉高祖天福元年靜江節度使同平章事馬希杲有善政監軍裴仁煦譖之於楚王希範言其收衆心希範疑之　夏四月漢將孫德威侵蒙桂二州希範命其弟武安節度副使希廣權知軍府事自將步騎五千如桂州希杲懼其母華夫人逆希範於全義嶺謝曰希杲

為治無狀致寇戎入境煩殿下親涉險阻皆妾之罪也願削封邑灑掃掖廷以贖希杲罪希範曰吾久不見希杲聞其治行尤異故來省之無它也漢兵自蒙州引去徙希杲知朗州　秋七月庚寅楚王希範自桂州北還

二年冬十二月詔加馬希範江南諸道都統制置武平靜江等軍事

三年冬十月楚順賢夫人彭氏卒彭夫人貌陋而治家

有法楚王希範憚之既卒希範始縱聲色為長夜之飲內外無别商人妻美希範殺其夫而奪之妻誓不辱自經死

四年夏四月戊申加楚王希範天策上將軍賜印綬開府置官屬黔南巡内溪州刺史彭士愁引溪錦州蠻萬餘人寇辰澧州九月辛未楚王希範命左静江指揮使劉勍決勝指揮使廖匡齊帥衡山兵五千討之　冬十一月楚王希範始開天策府其護軍都統領軍司馬

等官以諸弟及將校爲之又以幕僚拓跋恒李弘臯廖匡圖徐仲雅等十八人爲學士劉勍等進攻溪州彭士愁兵敗棄州走保山寨石崖四絶勍爲梯棧上圍之廖匡齊戰死楚王希範遣弔其母其母不哭謂使者曰廖氏三百口受王温飽之賜舉族効死未足以報況一子乎願王無以爲念王以其母爲賢厚恤其家

五年春正月楚劉勍等因大風以火箭焚彭士愁寨而攻之士愁師麾下逃入溪錦深山乙未遣其子師景帥

諸酋長納溪錦奬三州印請降於楚　二月劉勍引兵還長沙楚王希範徙溪州於便地表彭士愁為溪州刺史以劉勍為錦州刺史自是羣蠻服於楚希範自謂伏波之後以銅五千斤鑄柱高丈二尺入地六尺銘誓狀於上立之溪州

七年冬十月楚王希範作天策府極棟宇之盛户牖欄楹皆飾以金玉塗壁用丹砂數十萬斤地衣春夏用角簟秋冬用木綿與子弟僚屬遊宴其間

齊王天福八年楚地多產金銀茶利尤厚由是財貨豐殖而楚王希範奢欲無厭喜自誇大為長槍大槊飾之以金可執而不可用募富民年少肥澤者八千人為銀鎗都宮室園囿服用之物務窮侈靡作九龍殿刻沉香為八龍飾以金寶長十餘丈抱柱相向希範居其中自為一龍其幞頭脚長丈餘以象龍角用度不足重為賦斂每遣使者行田尋以增頃畝為功民不勝租賦而逃王曰但令田在何憂無穀命營田使鄧懿文籍逃田募

民耕藝出租民捨故從新僅能自存自西徂東各失其業又聽人入財拜官以財多少為官高卑之差富商大賈布在列位外官還者必責貢獻民有罪則富者輸財強者為兵惟貧弱受刑又置函使人投匿名書相告訐至有滅族者是歲用孔目官周陟議令常稅之外大縣貢米二千斛中千斛小七百斛無米者輸布帛天策學士拓跋恒上書曰殿下長深宮之中藉已成之業身不知稼穡之勞耳不聞鼓鼙之音馳騁遨遊雕牆玉食府

庫盡矣而浮費益甚百姓困矣而厚斂不息今淮南為仇讎之國番禺懷吞噬之志荆渚日圖窺伺溪洞待我姑息諺曰足寒傷心民怨傷國願罷輸米之令誅周陟以謝郡縣去不急之務減興作之役無令一旦禍敗為四方所笑王大怒它日恒請見辭以晝寢恒謂客將區弘練曰王逞欲而愎諫吾見其千口飄零無日矣王益怒遂終身不復見之

開運二年秋七月楚王希範疑靜江節度使兼侍中知

朗州希杲得人心遣人伺之希杲懼稱疾求歸不許遣醫往視疾因毒殺之　冬十二月楚湘陰處士戴偃為詩多譏刺楚王希範因之天策副都軍使丁思瑾上書切諫希範削其官爵

三年秋九月楚王希範知帝好奢靡以珍玩為獻求都元帥甲辰以希範為諸道兵馬都元帥

後漢高祖天福十二年夏五月武安節度副使天策府都尉領鎮南節度使馬希廣楚文昭王希範之母弟也

性謹順希範愛之使判内外諸司事壬辰夜希範卒將佐議所立都指揮使張少敵都押牙袁友恭以武平節度使知永州事希萼於希範諸弟為最長請立之長直都指揮使劉彦瑫天策府學士李弘皋鄧懿文小門使楊滌皆欲立希廣張少敵曰永州齒長而性剛必不為都尉之下明矣必立都尉當思長策以制永州使帖然不動則可不然社稷危矣彦瑫等不從天策府學士拓跋恒曰三十五郎雖判軍府之政然三十郎居長請遣

使以讓之不然必起爭端彦瑫等皆曰今日軍政在手天與不取使它人得之異日吾輩安所自容乎希廣懦弱不能自決乙未彦瑫等稱希範遺命共立之張少敵退而嘆曰禍其始此乎與拓跋恒皆稱疾不出　秋七月甲午以馬希廣為天策上將軍武安節度使江南諸道都統兼中書令封楚王　冬十月楚王希廣庶弟天策左司馬希崇性狡險陰遺兄希萼書言劉彦瑫等違先王之命廢長立少以激怒之希萼自永州來奔

喪乙巳至砆石彦瑫白希廣遣侍從都指揮使周廷誨等將水軍逆之命永州將士皆釋甲而入館希萼於碧湘宫成服於其次不聽入與希廣相見希萼求還朗州周廷誨勸希廣殺之希廣曰吾何忍殺兄寧分潭朗而治之乃厚贈希萼遣還朗州希崇常為希萼詗希廣語言動作悉以告之約為内應

乾祐元年秋八月武平節度使馬希萼請與楚王希廣各修職貢求朝廷别加官爵希廣用天策府内都押牙

歐弘練進奏官張仲荀謀厚賂執政使拒其請九月壬子賜希萼及楚王希廣詔書諭以兄弟宜相輯睦凡希萼所貢當附希廣以聞希萼不從

隱帝乾祐二年秋八月馬希萼悉調朗州丁壯為鄉兵造號靜江軍作戰艦七百艘將攻潭州其妻苑氏諫曰兄弟相攻勝負為人所笑不聽引兵趣長沙馬希廣聞之曰朗州吾兄也不可與爭當以國讓之而已劉彥瑫李弘臯等固爭以為不可乃以岳州刺史王贇為都部

署戰棹指揮使以彥瑫監其軍己丑大破希蕚於僕射洲獲其戰艦三百艘贇追希蕚將及之希廣遣使召之曰勿傷吾兄贇引兵還贇環之子也希蕚自赤沙湖乘輕舟遁歸苑氏泣曰禍將至矣余不忍見也赴井而死

冬十月壬午加楚王希廣太尉　楚静江節度使馬希瞻以兄希蕚希廣交争屢遣使諫止不從知終覆族疽發於背丁亥卒

三年夏六月馬希蕚既敗歸乃以書誘辰溆州及梅山

蠻欲與共擊湖南蠻素聞長沙帑藏之富大喜爭出兵赴之遂攻益陽楚王希廣遣指揮使陳璠拒之戰於淹溪璠敗死　馬希蕚又遣羣蠻攻迪田秋八月戊戌破之殺其鎮將張延嗣楚王希廣遣指揮使黄處超救之處超敗死潭人震恐復遣牙內指揮使崔洪璉將兵七千屯玉潭　馬希蕚表請别置進奏務於京師九月辛巳詔以湖南已有進奏務不許亦賜楚王希廣詔勸以敦睦　馬希蕚以朝廷意佑楚王希廣怒遣使稱

藩於唐乞師攻楚唐加希萼同平章事以鄂州今年租稅賜之命楚州刺史何敬洙將兵助希萼冬十月丙午希廣遣使上表告急言荆南嶺南江南連謀欲分湖南之地乞發兵屯澧州以扼江南荆南援朗州之路

楚王希廣以朗州與山蠻入冦諸將屢敗憂形於色劉彦瑫言於希廣曰朗州兵不滿萬馬不滿千都府精兵十萬何憂不勝願假臣兵萬餘人戰艦百五十艘徑入朗州縛取希萼以解大王之憂王悦以彦瑫爲戰棹

都指揮使朗州行營都統彦瑫入朗州境父老爭以牛酒犒軍曰百姓不願從亂望都府之兵久矣彦瑫厚賞之戰艦過則運竹木以斷其後是日馬希萼遣朗兵及蠻兵六千戰艦百艘逆戰於湄州彦瑫乗風縱火以焚其艦頃之風回反自焚彦瑫還走江路已斷士卒戰及溺死者數千人希廣聞之涕泣不知所為希廣平日罕頒賜至是大出金帛以取悦於士卒或告天策左司馬希崇流言惑衆反狀已明請殺之希廣曰吾自害其弟

何以見先王於地下馬軍指揮使張暉將兵自它道擊朗州至龍陽聞彥瑫敗退屯益陽希萼又遣指揮使朱進忠等將兵三千急攻益陽張暉紿其衆曰我以麾下出賊後汝輩留城中待我相與合勢擊之既出遂自竹頭市遁歸長沙朗兵知城中無主急擊之士卒九千餘人皆死　十一月楚王希廣遣其僚屬孟駢說馬希萼曰公忘父兄之讐北面事唐何異袁譚求救於曹公邪希萼將斬之駢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駢若愛死安

肯此來駢之言非私於潭人實為公謀也乃釋之使還報曰大義絶矣非地下不相見也朱進忠請希萼自將兵取潭州辛未希萼留其子光贊守朗州悉發境内之兵趣長沙自稱順天王　先是馬希萼遣蠻兵圍玉潭朱進忠引兵會之崔洪璉兵敗奔還長沙希萼引兵繼攻岳州刺史王贇拒之五日不克希萼使人謂贇曰公非馬氏之臣乎不事我欲事異國乎為人臣而懷二心豈不辱其先人贇曰亡父為先王將六破淮南兵今大

王兄弟不相容贇常恐淮南坐收其弊一旦以遺體臣
淮南誠辱先人耳大王苟能釋憾罷兵兄弟雍睦如初
贇敢不盡死以事大王兄弟豈有二心乎希萼慙引兵
去辛卯至湘陰焚掠而過至長沙軍於湘西步兵及蠻
兵軍於嶽麓朱進忠自玉潭引兵會之馬希廣遣劉彦
瑫名水軍指揮使許可瓊帥戰艦五百艘屯城北津屬
於南津以馬希崇為監軍又遣馬軍指揮使李彦温將
騎兵屯䮍口扼湘陰路步軍指揮使韓禮將二千人屯

楊柳橋扼柵路可瓊德勲之子也　初蠻酋彭師暠降於楚楚人惡其獷直楚王希廣獨憐之以為強弩指揮使領辰州刺史師暠常欲為希廣死及朱進忠與蠻兵合七千餘人至長沙營於江西師暠登城望之言於希廣曰朗人驟勝而驕雜以蠻兵攻之易破也願假臣步卒三千自巴溪渡江出嶽麓之後至水西令許可瓊以戰艦渡江腹背合擊必破之前軍敗則其大軍自不敢輕進矣希廣將從之時馬希䔩已遣間使以厚利啖許

可瓊許分湖南而治可瓊有貳心乃謂希廣曰師暠與梅山諸蠻皆族類安可信也可瓊世為楚將必不負大王希萼竟何能為希廣乃止希萼尋以戰艦四百餘艘泊江西希廣命諸將皆受可瓊節度日賜可瓊銀五百兩希廣屢造其營計事可瓊常閉壘不使士卒知朗軍進退希廣歎曰真將軍也吾何憂哉可瓊或夜乘單舸詐稱巡江與希萼會水西約為內應一旦彭師暠見可瓊瞋目叱之拂衣入見希廣曰可瓊將叛國人皆知之

請速除之無貽後患希廣曰可瓊許侍中之子豈有是邪師曷退歎曰王仁而不斷敗亡可翹足俟也潭州大雪平地四尺潭朗兩軍久不得戰希廣信巫覡及僧語塑鬼於江上舉手以却朗兵又作大象於高樓手指水西怒目視之命衆僧日夜誦經希廣自衣僧服膜拜求福甲辰朗州步軍指揮使武陵何敬真等以蠻兵三千陳於楊柳橋敬真望韓禮營旌旗紛錯曰彼衆已懼擊之易破也朗人雷暉衣潭卒之服潛入禮寨手劍擊

禮不中軍中驚擾敬真等乘其亂擊之禮軍大潰禮被創走至家而卒於是朗兵水陸急攻長沙步軍指揮使吳宏小門使楊滌相謂曰以死報國此其時矣各引兵出戰宏出清泰門戰不利滌出長樂戰自辰至午朗兵小却許可瓊劉彥瑫按兵不救滌士卒飢疲退就食彭師暠戰於城東北隅蠻兵自城東縱火城上人招許可瓊軍使救城可瓊舉全軍降希萼長沙遂陷朗兵及蠻兵大掠三日殺吏民焚廬舍自武穆王以來所營宮室

皆爲灰燼所積寶貨皆入𧈅落李彦温望見城中火起自駝口引兵救之朗人已據城拒戰彦温攻清泰門不克與劉彦瑫各將千餘人奉文昭王及希廣諸子趣袁州遂奔唐張暉降於希萼左司馬希崇帥將吏詣希萼勸進吴宏戰血滿袖見希萼曰不幸爲許可瓊所誤今日死不愧先王矣彭師暠投槊於地大呼請死希萼歎曰鐵石人也皆不殺乙巳希崇迎希萼入府視事閉城分捕希廣及掌書記李宏臯弟宏節都軍判官唐昭胤

及鄧懿文楊滌等皆獲之希蕚謂希廣曰承父兄之業豈無長幼乎希廣曰將吏見推朝廷見命耳希蕚皆囚之丙午希蕚命内外廵檢侍衛指揮使劉賔禁止焚掠丁未希蕚自稱天策上將軍武安武平静江寜逺等軍節度使楚王以希崇為節度副使判軍府事湖南要職悉以朗人為之臠食李宏臯宏節唐昭㣲楊滌斬鄧懿文於市戊申希蕚謂將吏曰希廣懦夫為左右所制耳吾欲生之可乎諸將皆不對朱進忠嘗為希廣所笞對

曰大王三年血戰始得長沙一國不容二主它日必悔之戊申賜希廣死希廣臨刑猶誦佛書彭師暠葬之於瀏陽門外　楚王希蕚以子光贊為武平留後以何敬真為朗州牙內都指揮使將兵戍之希蕚名拓跋恒欲用之恒稱疾不起

後周太祖廣順元年春二月甲辰楚王希蕚遣掌書記劉光輔入貢於唐　三月唐以楚王希蕚為天策上將軍武安武平靜江寧遠節度使兼中書令楚王以右

僕射孫忌客省使姚鳳為册禮使　楚王希蕚既得志多思舊怨殺戮無度晝夜縱酒荒淫悉以軍府事委馬希崇希崇復多私曲政刑紊亂府庫既盡於亂兵籍民財以賞賚士卒或封其門而取之士卒猶以不均怨望雖朗州舊將佐從希蕚來者亦皆不悅有離心劉光輔之入貢於唐也唐主待之厚光輔密言湖南民疲主驕可取也唐主乃以營屯都虞候邊鎬為信州刺史將兵屯袁州潛圖進取小門使謝彥顒本希蕚家奴以首面

有寵於希䔍至與妻妾雜坐恃恩專横常肩隨希崇或拊其背希崇銜之故事府宴小門使執鈇在門外希䔍使彦顒同坐或居諸將之上諸將皆恥之希䔍以府舍焚蕩命朗州静江指揮使王逵副使周行逢帥所部兵千餘人治之執役甚勞又無犒賜士卒皆怨竊言曰囚免死則役作之我輩從大王出萬死取湖南何罪而囚役之且大王終日酣歌豈知我輩之勞苦乎逵行逢聞之相謂曰衆怨深矣不早為計禍及吾曹壬申旦帥其

衆各執長柯斧白梃逃歸朗州時希萼醉未醒左右不敢白癸酉始白之希萼遣湖南指揮使唐師翥將千餘人追之不及直抵朗州逵等乘其疲乏伏兵縱擊士卒死傷殆盡師翥脫歸逵等黜留後馬光贊更以希萼兄子光惠知州事光惠希振之子也尋奉光惠為節度使逵等與何敬真及諸軍指揮使張倣參決軍府事希萼具以狀言於唐唐主遣使以厚賞招諭之逵等納其賞縱其使不荅其詔唐亦不敢詰也　武平節度使馬光

惠愚懦嗜酒不能服諸將王逵周行逢何敬真謀以辰州刺史廬陵劉言驍勇得蠻夷心欲迎以為副使言知逵等難制曰不往將攻我乃單騎赴之既至衆廢光惠送於唐推言權武平留後表求旄節於唐唐人未許亦稱藩於周

秋九月楚王希萼既克長沙不賞許可瓊疑可瓊怨望出為蒙州刺史遣馬步都指揮使徐威左右軍馬步使陳敬遷水軍都指揮使魯公綰牙内侍衛指揮使陸孟俊帥步兵立寨於城西北隅以備朗兵

不存撫役者將卒皆怨怒謀作亂希崇知其謀戊寅希
萼宴將吏徐威等不預希崇亦辭疾不至威等使人先
驅蹀齧馬十餘入府自帥其徒執斧斤白梃聲言縶馬
奄至座上縱橫擊人顛踣滿地希萼踰垣走威等執囚
之執謝彥顒自頂及踵剉之立希崇為武安留後縱兵
大掠幽希萼於衡山縣劉言聞希崇立遣兵趣潭州聲
言討其篡奪之罪壬午軍於益陽之西希崇懼癸未發
兵二千拒之又遣使如朗州求和請為鄰藩掌書記桂

林李觀象說言曰希萼舊將佐猶在長沙此必不欲與
公爲鄰不若先擊希崇取其首然後圖湖南可兼有也
言從之希崇畏言即斷都軍判官楊仲敏掌書記劉光
輔牙內指揮使魏師進都押牙黃勍等十餘人首遣前
辰陽縣令李翊齎送朗州至則腐敗言與王逵等皆以
爲非仲敏等首怒責翊翊惶恐自殺希崇既襲位亦縱
酒荒淫爲政不公語多矯妄國人不附初馬希萼入長
沙彭師暠雖免死猶杖背出爲民希崇以爲師暠必怨

之使送希萼於衡山實欲師暠殺之師暠曰欲使我為弑君之人乎奉事愈謹丙戌至衡山衡山指揮使廖偃匡圖之子也與其季父節度巡官匡凝謀曰吾家世受馬氏恩今希萼長而被黜必不免禍盍相與輔之於是帥莊戸及鄉人悉為兵與師暠共立希萼為衡山王以縣為行府斲江為柵編竹為戰艦以師暠為武清節度使召募徒衆數日至萬餘人州縣多應之遣判官劉虚己求援於唐徐威等見希崇所為知必無成又畏朗州

衡山之逼恐一朝喪敗俱及禍欲殺希崇以自解希崇微覺之大懼密遣容將范守牧奉表請兵於唐唐主命邊鎬自袁州將兵萬人西趣長沙　冬十月唐邊鎬引兵入醴陵癸巳楚王希崇遣使犒軍壬寅遣天策府學士拓跋恒奉牋詣鎬請降恒歎曰吾久不死乃為小兒送降狀癸卯希崇帥弟姪迎鎬望塵而拜鎬下馬稱詔勞之甲辰希崇等從鎬入城鎬舍於瀏陽門樓湖南將吏畢賀鎬皆厚賜之時湖南饑饉鎬大發馬氏倉粟賑

之楚人大悦　癸丑唐武昌節度使劉仁贍帥戰艦二百取岳州撫納降附人忘其亡仁贍金之子也唐百官共賀湖南平起居郎高遠曰我乗楚亂取之甚易觀諸將之才但恐守之甚難耳遠幽州人也司徒致仕李建勲曰禍其始于此乎唐主自即位以來未嘗親祠郊廟禮官以為請唐主曰俟天下一家然後告謝及一舉取楚謂諸國指揮可定魏岑侍宴言臣少遊元城樂其風土俟陛下定中原乞魏博節度使唐主許之岑趨下拜

謝其主驕臣佞如此馬希等望唐人立巳爲潭帥而潭
人惡希等共請邊鎬爲帥唐主乃以鎬爲武安節度使
唐邊鎬趣馬希崇帥其族入朝馬氏聚族相泣欲重
賂鎬奏乞留居長沙鎬微哂曰國家與公家世爲仇敵
殆六十年然未嘗敢有意窺公之國今公兄弟鬭鬩困
窮自歸若復二三恐有不測之憂希崇無以應十一月
辛酉與宗族及將佐千餘人號慟登舟送者皆哭
響振川谷　楚静江節度副使知桂州馬希隱武穆王

殷之少子也楚王希廣希萼兄弟爭國南漢主以内侍使吴懷恩為西北招討使將兵屯境上伺間密謀進取希廣遣指揮使彭彦暉將兵屯龍峒以備之希萼自衡山遣使以彦暉為桂州都監在城外内巡檢使判軍府事希隱惡之潛遣人告蒙州刺史許可瓊可瓊方畏南漢之逼即棄蒙州引兵趣桂州與彦暉戰于城中彦暉敗奔衡山可瓊留屯桂州吴懷恩據蒙州進兵侵掠桂管大擾希隱可瓊不知所為但相與飲酒對泣南漢主

遺希隱書言武穆王奄有全楚富强安靖五十餘年正由三十五舅三十舅兄弟尋戈自相魚肉舉先人基業北面仇讐今聞唐兵已據長沙竊計桂林繼為所取當朝世為與國重以昏姻覩兹傾危忍不赴救已發大軍水陸俱進當令相公舅永擁節旄常居方面希隱得書與僚佐議降之攴使潘玄珪以為不可丙寅吴懷恩引兵奄至城下希隱可瓊帥其衆夜斬關奔全州桂州遂潰懷恩因以兵畧定宜連梧嚴富昭柳象龔等州南漢

始盡有嶺南之地　辛未唐邊鎬遣先鋒指揮使李承戩將兵如衡山趣馬希萼入朝庚辰希萼與將佐士卒萬餘人自潭州東下　十二月唐主以鎮南節度使兼中書令宋齊丘為太傅以馬希萼為江南西道觀察使守中書令鎮洪州仍賜爵楚王以馬希崇為永泰節度使兼侍中鎮舒州湖南將吏位高者拜刺史將軍卿監卑者以次拜官唐主嘉廖偃彭師暠之忠以偃為左殿直軍使萊州刺史師暠為殿直都虞候賜予甚厚湖

南刺史皆入朝于唐永州刺史王贇獨後至唐主毒殺之　南漢主遣内侍省丞潘崇徹將軍謝實將兵攻郴州唐邊鎬發兵救之崇徹敗唐兵于義章遂取郴州邊鎬請除全道二州刺史以備南漢丙辰唐主以廖偃為道州刺史以黑雲指揮使張巒知全州　初蒙城鎮將咸師朗將部兵降唐唐主以其兵為奉節都從邊鎬平湖南唐悉收湖南金帛珍玩倉粟乃至舟艦亭館花果之美者皆移于金陵遣都官郎中楊繼勲等收湖南租

賦以贍戍兵繼勲等務為苛刻湖南人失望行營糧料使王紹顔減士卒糧賜奉節指揮使孫朗曹進怒曰昔吾從咸公降唐唐待我豈如今日湖南將士之厚哉今有功不增禄賜又減之不如殺紹顔及鎬據湖南歸中原富貴可圖也

二年春正月庚申夜孫朗曹進帥其徒作亂束藁潛燒府門火不然邊鎬覺之出兵格鬬且命鳴鼓角朗進等以為將曉斬關奔朗州王逵問朗曰吾昔從武穆王與

淮南戰屢捷淮南兵易與耳今欲以朗州之衆復取湖南可乎朗曰朗在金陵數年備見其政事朝無賢臣軍無良將忠佞無别賞罰不當如此得國存幸矣何暇兼人朗請為公前驅取湖南如拾芥耳逵悦厚遇之　唐主既克湖南遣其將李建期屯益陽以圖朗州以知全州張巒兼桂州招討使以圖桂州久之未有功唐主謂馮延巳孫晟曰楚人求息肩于我我未有以撫其瘡痍而虐用其力非所以副來蘇之望吾欲罷桂林之役斂

益陽之戍以旌節授劉言何如晟以為宜然延巳曰吾出偏將舉湖南遠近震驚一旦三分喪二人將輕我請委邊將察其形勢唐主乃遣統軍使侯訓將兵五千自吉州路趣全州與張巒合兵攻桂州南漢伏兵于山谷巒等始至城下罷乏伏兵四起城中出兵夾擊之唐兵大敗訓死巒收散卒數百奔歸全州　唐武安節度使邊鎬昏懦無斷在湖南政出多門不合衆心吉水人歐陽廣上書言鎬非將帥才必喪湖南宜別擇良帥益兵

以救其敗不報唐主使鎬經畧朗州有自朗州來者多言劉言忠順鎬由是不為備唐主召劉言入朝言不行謂王逵曰唐必伐我奈何逵曰武陵負江湖之險帶甲數萬安能拱手受制於人邊鎬撫字無方士民不附可一戰擒也言猶豫未決周行逢曰機事貴速緩則彼為之備不可圖也言乃以逵行逢及牙將何敬真張倣蒲公益朱全琇宇文瓊彭萬和潘叔嗣張文表十人皆為指揮使部分發兵叔嗣文表皆朗州人也行逢能謀文

表善戰叔嗣果敢三人多相須成功情款甚昵諸將欲召溆州酋長苻彥通為援行逢曰蠻貪而無義前年從馬希萼入潭州焚掠無遺吾兵以義舉往無不克烏用此物暴殄百姓哉乃止然亦畏彥通為後患以蠻酋土團都指揮使劉瑫為羣蠻所憚補西境鎮遏使以備之冬十月逵等將兵分道趣長沙以孫朗曹進為先鋒使邊鎬遣指揮使郭勲誠等將兵屯益陽以拒之戍子逵等克沅江執都監劉承遇裨將李師德帥衆五百

降之壬辰逵等命軍士舉小舟自敝直造益陽四面斧寨而入遂克之殺戍兵二千人邊鎬告急於唐甲午逵等克橋口及湘陰乙未至潭州邊鎬嬰城自守救兵未至城中兵少丙申夜鎬棄城走吏民俱潰醴陵門橋折死者萬餘人道州刺史廖偃為亂兵所殺丁酉旦王逵入城自稱武平節度副使權知軍府事以何敬真為行軍司馬遣敬真等追鎬不及斬首五百級蒲公益攻岳州唐岳州刺史宋德權走劉言以公益權知岳州唐將

守湖南諸州者聞長沙陷相繼逎去劉言盡復馬氏嶺北故地惟郴連入於南漢　劉言遣使奉表來告稱湖南世事朝廷不幸為鄰寇所陷臣雖不奉詔輒糾合義兵剷平舊國唐主削邊鎬官爵流饒州　十二月王逵將兵及洞蠻五萬攻郴州南漢將潘崇徹救之遇于蠔石崇徹登高望湖南兵曰疲而不整可破也縱擊大破之伏尸八十里　劉言表稱潭州殘破乞移使府治朗州且請貢獻賣茶悉如馬氏故事許之　唐江西觀察

使楚王馬希萼入朝唐主留之後數年卒于金陵謚曰恭孝

三年春正月丙辰以武平留後劉言為武平節度使制置武安静江等軍事同平章事以王逵為武安節度使何敬真為静江節度使周行逢為武安行軍司馬 初王逵既克潭州以指揮使何敬真為静江節度副使朱全琇為武安節度副使張文表為武平節度副使周行逢為武安行軍司馬敬真全琇各置牙兵與逵分廳視

事吏民莫知所從每宴集諸將使酒紛拏如市無復上下之分惟行逢文表事逵盡禮逵親愛之敬真與逵不協辭歸朗州又不能事劉言與全琇謀作亂言素忌逵之強疑逵使敬真伺已將討之逵聞之甚懼行逢曰劉言素不與吾輩同心何敬真朱全琇恥在公下公宜早圖之逵喜曰與公共除凶黨同治潭朗夫復何憂會南漢寇全道永州行逢請身至朗州說言遣敬真全琇南討俟至長沙以計取之如掌中物耳逵從之行逢至朗

州言以敬真為南面行營招討使全琇為先鋒使將牙兵百餘人會潭州兵以禦南漢二人至長沙逵出郊迎相見甚歡宴飲連日多以美妓餌之敬真因淹留不進朗州指揮使李仲遷部兵三千人久戍潭州敬真使之先發趣嶺北都頭符會等因士卒思歸刼仲遷擅還朗州逵乘敬真醉使人詐為言使者責敬真以南寇深侵不亟捍禦而專務荒宴大帥命械公歸西府因收繫獄全琇逃去遣兵追捕之二月辛亥朔斬敬真以徇未幾

獲全琇及其黨十餘人皆斬之　王逵遣使以斬何敬真告劉言言不得已庚申斬符會等數人　周行逢惡武平節度副使張做言於王逵曰何敬真做之親戚臨刑以後事屬做公宜備之夏四月庚申逵召做飲醉而殺之　夏六月王逵以周行逢知潭州自將兵襲朗州克之殺指揮使鄭玫執武安節度使同平章事劉言幽于別館　秋八月王逵遣使上表誣劉言謀以朗州降唐又欲攻潭州其衆不從廢而囚之臣已至朗州

撫安軍府訖且請復移使府治潭州甲戌遣通事舍人翟光裔詣湖南宣撫從其所請逵還長沙以周行逢知朗州事又遣潘叔嗣殺劉言於朗州

顯德元年夏四月王逵表請復徙使府治朗州　五月甲戌朔王逵自潭州遷于朗州以周行逢知潭州事以潘叔嗣為岳州團練使　是歲湖南大飢民食草木實武清節度使知潭州事周行逢開倉以賑之全活甚衆行逢起於微賤知民間疾苦勵精為治嚴而無私辟

署僚屬皆取廉介之士約束簡要吏民便之其自奉甚薄或譏其太儉行逢曰馬氏父子窮奢極靡不恤百姓今子孫乞食于人又足效乎

晉王滅燕

後梁太祖開平元年春三月梁王以亳州刺史李思安為北路行軍都統將兵擊幽州　盧龍節度使劉仁恭驕侈貪暴常慮幽州城不固築館于大安山曰此山四面懸絶可以少制衆其棟宇壯麗擬于帝者選美女實

其中與方士鍊丹藥求不死悉斂境内錢瘞于山巔令民間用堇泥為錢又禁江南茶商無得入境自採山中草木為茶鬻之仁恭有愛妾羅氏其子守光通焉仁恭杖守光而斥之不以為子數李思安引兵入其境所過焚蕩無餘夏四月己酉直抵幽州城下仁恭猶在大安山城中無備幾至不守守光自外引兵入登城拒守又出兵與思安戰思安敗退守光遂自稱節度使令部將李小喜元行欽將兵攻大安山仁恭遣兵拒戰為小喜

所敗虜仁恭以歸囚於別室仁恭將佐及左右凡守光素所惡者皆殺之甲子梁王即皇帝位　劉守光既囚其父自稱盧龍留後遣使請命秋七月甲午以守光為盧龍節度使同平章事　冬十一月義昌節度使劉守文聞其弟守光幽其父集將吏大哭曰不意吾家生此梟獍吾生不如死誓與諸君討之乃發兵擊守光互有勝負天雄節度使鄴王羅紹威謂其下曰守光以窘急歸國守文孤立無援滄州可不戰服也乃遣守

文書諭以禍福守文亦恐梁乘虛襲其後戊子遣使請降以子延祐為質帝拊手曰紹威折簡勝十萬兵加守文中書令撫納之

二年冬十一月劉守文舉滄德兵攻幽州劉守光求救于晉晉王遣兵五千救之丁亥守文兵至盧臺軍為守光所敗又戰玉田亦敗守文乃還

三年夏五月劉守文頻年攻劉守光不克乃大發兵以重賂招契丹吐谷渾之衆合四萬屯薊州守光逆戰于

雞蘇為守文所敗守文單馬立于陳前泣謂其衆曰勿殺吾弟守光將元行欽識之直前擒之滄德兵皆潰守光囚之別室桎以槳棘乘勝進攻滄州滄州節度判官呂兖孫鶴推守文子延祚為帥乘城拒守兖安次人也　六月劉守光遣使上表告捷且言俟滄德事畢為陛下掃除并寇亦致書晉王云欲與之共破偽梁　秋七月甲子以劉守光為燕王　九月劉守光奏遣其子中軍兵馬繼威安撫滄州吏民戊申以繼威為義

昌留後　冬十二月劉守光圍滄州久不下執劉守文至城下示之猶固守城中食盡民食堇泥軍士食人驢馬相噉騣尾呂兗選男女羸弱者飼以麴麪而烹之以給軍食謂之宰殺務

四年春正月乙未劉延祚力盡出降時劉繼威尚幼守光使大將張萬進周知裕輔之鎮滄州以延祚及其將佐歸幽州族呂兗而釋孫鶴　劉守光為其父仁恭請致仕丙午以仁恭為太師致仕守光尋使人潛殺其凡

守文歸罪于殺者而誅之　秋八月以劉守光兼義昌節度使

乾化元年春二月盧龍義昌節度使兼中書令燕王守光既克滄州自謂得天助淫虐滋甚每刑人必置諸鐵籠以火逼之又為鐵刷刷人面聞梁兵敗于柏鄉使人謂趙王鎔及王處直曰聞二鎮與晉王破梁兵舉軍南下僕亦有精騎三萬欲自將之為諸公啓行然四鎮連兵必有盟主僕若至彼何以處之鎔患之遣使告于晉

王晉王笑曰趙人告急守光不能出一卒以救之及吾
成功乃復欲以兵威離間二鎮愚莫甚焉諸將曰雲代
與燕接境彼若擾我城戍動揺人情吾千里出征緩急
難應此亦腹心之患也不若先取守光然後可以專意
南討王曰善　夏六月燕王守光嘗衣赭袍顧謂將
吏曰今天下大亂英雄角逐吾兵强地險亦欲自帝何
如孫鶴曰今内難新平公私困竭太原窺吾西契丹伺
吾北遽謀自帝未見其可大王但養士愛民訓兵積穀

德政既修四方自服矣守光不悅又使人諷鎮定求尊已為尚父趙王鎔以告晉王晉王怒欲伐之諸將皆曰是為惡極矣行當族滅不若陽為推尊以稔之乃與鎔及義武王處直昭義李嗣昭振武周德威天德宋瑤六節度使共奉冊推守光為尚書令尚父守光不寤以為六鎮實畏已益驕乃具表其狀曰晉王等推臣臣荷陛下厚恩未之敢受竊思其宜不若陛下授臣河北都統則并鎮不足平矣上亦知其狂愚乃以守光為河北道

采訪使遣閤門使王瞳受旨史彥羣冊命之守光命僚屬草尚父采訪使受冊儀乙夘僚屬取唐冊太尉儀獻之守光視之問何得無郊天改元之事對曰尚父雖貴人臣也安有郊天改元者乎守光怒投之于地曰我地方二千里帶甲三十萬直作河北天子誰能禁我尚父何足為哉命趣具即帝位之儀械繫瞳彥羣及諸道使者于獄既而皆釋之　秋八月燕王守光將稱帝將佐多竊議以為不可守光乃置斧質于庭曰敢諫者斬

孫鶴曰滄州之破鶴分當死蒙王生全以至今日敢愛死而忘恩乎竊以為今日之帝未可也守光怒伏諸質上令軍士冎而㗖之鶴呼曰百日之外必有急兵守光命以土窒其口寸斬之甲子守光即皇帝位國號大燕改元應天以梁使王瞳為左相盧龍判官齊涉為右相史彥羣為御史大夫受冊之日契丹陷平州燕人驚擾

冬十月晉王聞燕主守光稱帝大笑曰俟彼卜年

吾當問其鼎矣張承業請遣使致賀以驕之晉王遣太

原少尹李承勳往承勳至幽州用鄰藩通使之禮燕之典容者曰吾王帝矣公當稱臣庭見承勳曰吾受命于唐朝為太原少尹燕王自可臣其境內豈可臣它國之使乎守光怒囚之數日出而問之曰臣我乎承勳曰燕王能臣我王則我請為臣不然有死而已守光竟不能屈　冬十一月燕王守光集將吏謀攻易定幽州參軍景城馮道以為未可守光怒繫獄或救之得免道亡奔晉　戊申燕主守光將兵二萬寇易定攻容城王處

直告急于晉　十二月甲子晉王遣蕃漢馬步總管周德威將兵三萬攻燕以救易定

二年春正月德威東出飛狐與趙王將王德明義武將程巖會于易水丙戌三鎮兵進攻燕祁溝關下之戊子圍涿州刺史劉知溫遂降先是燕主守光籍境內丁壯悉文面為兵雖士人亦不免鳳詐為僧奔晉守奇客之丁酉德威至幽州城下守光來求救二月帝議自將擊鎮定以救之　三月周德威遣裨將李存暉等攻瓦

橋其將吏及莫州刺史李嚴皆降嚴幽州人也　夏四月周德威白晉王以兵少不足以攻城晉王遣李存審將吐谷渾契苾騎兵會之李嗣源攻瀛州刺史趙敬降　五月燕主守光遣其將單廷珪將精兵萬人出戰與周德威遇于龍頭岡廷珪曰今日必擒周楊五以獻楊五德威小名也既戰見德威于陳援槍單騎逐之槍及德威背德威側身避之奮檛反擊廷珪墜馬生擒置于軍門燕兵退走德威引騎乘之燕兵大敗斬首三

千級廷珪燕驍將也燕人失之奪氣
均王乾化三年春正月丁巳晉周德威拔燕順州　晉
周德威拔燕安遠軍薊州將成行言等降于晉　二
月丙申晉李存暉等攻燕檀州刺史陳確以城降
三月甲辰朔晉周德威拔燕盧臺軍　乙丑晉將劉光
濬克古北口燕居庸關使胡令圭等奔晉　燕主守光
命大將元行欽將騎七千牧馬于山北募山北兵以應
契丹又以騎將高行珪為武州刺史以為外援晉李嗣

源分兵徇山後八軍皆下之晉王以其弟存矩爲新州刺史使總之以燕納降軍使盧文進爲裨將李嗣源進攻武州高行珪以城降元行欽聞之引兵攻行珪行珪使其弟行周爲質于晉軍以求救李嗣源引兵救之行欽解圍去嗣源與行周追至廣邊軍凡八戰行欽力屈而降嗣源愛其饒勇養以爲子嗣源進攻儒州拔之以行珪爲代州刺史行周留事嗣源常與嗣源假子從珂分將牙兵以從

夏四月晉周德威進軍逼幽州南

門　壬辰燕主守光遣使致書于德威以請和語甚卑而哀德威曰大燕皇帝尚未郊天何雌伏如是邪予受命討有罪者結盟繼好非所聞也不荅書守光懼復遣人祈哀德威乃以聞于晉王　己亥晉劉光濬拔燕平州執刺史張在吉五月光濬攻營州刺史楊靖降

六月壬申朔晉王遣張承業詣幽州與周德威議軍事　辛卯燕主守光遣使詣張承業請以城降承業以其無信不許　秋七月甲子晉五院軍使李信

拔莫州擒燕將畢元福八月乙亥李信拔瀛州　晉王與趙王鎔會于天長　九月燕主守光引兵夜出復取順州　冬十月巳巳朔燕主守光帥衆五千夜出將入檀州庚午周德威自涿州引兵邀擊大破之守光以百餘騎逃歸幽州其將卒降者相繼　盧龍巡屬皆入于晉燕主守光獨守幽州城求援于契丹契丹以其無信竟不救守光屢請降于晉晉人疑其詐終不許至是守光登城謂周德威曰俟晉王至吾則開門泥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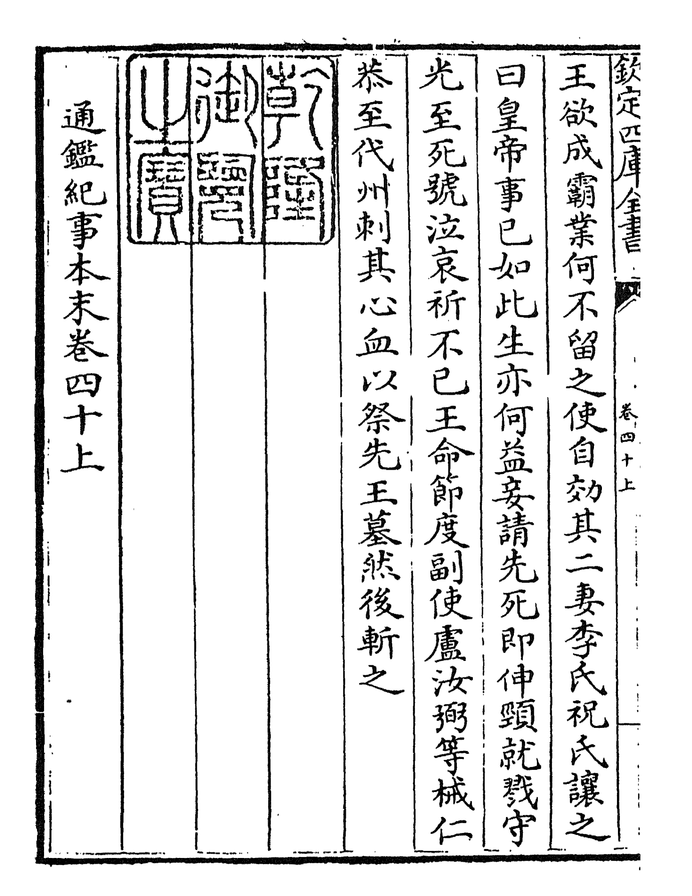
聽命德威使白晉王十一月甲辰晉王以監軍張
承業權知軍府事自詣幽州辛酉單騎抵城下謂守光
曰朱温簒逆余本欲與公合河朔五鎮之兵興復唐祚
公謀之不臧乃效彼狂僭鎮定二帥皆俛首事公而公
曾不之恤是以有今日之役丈夫成敗須決所向公將
何如守光曰今日俎上肉耳惟王所裁王憫之與折弓
矢為誓曰但出相見保無它也守光辭以它日先是守
光嬖將李小喜多贊成守光之惡言聽計從權傾境内

至是守光將出降小喜止之是夕小喜踰城詣晉軍降且言城中力竭壬戌晉王督諸軍四面攻城克之擒劉仁恭及其妻妾守光帥妻子亡去癸亥晉王入幽州

冬十二月庚午晉王以周德威為盧龍節度使兼侍中以李嗣本為振武節度燕主守光將奔滄州就劉守奇涉寒足腫且迷失道至燕樂之境晝匿阬谷數日不食令妻祝氏乞食于田父張師造家師造怪婦人異狀詰知守光處并其三子擒之癸酉晉王方宴將吏擒守

光遣至王語之曰主人何避客之深邪并仁恭置之館舍以器服膳飲賜之王命掌書記王緘草露布緘不知故事書之于布遣人曳之　晉王欲自雲代歸趙王鎔及王處直請由中山真定趣井陘王從之庚辰晉王發幽州劉仁恭父子皆荷校於露布之下守光父母唾其面而罵之曰逆賊破我家至此守光俛首而已甲申至定州舍于關城丙戌晉王與王處直謁北嶽廟是日至行唐趙王鎔逆謁于路

四年春正月戊戌朔趙王鎔詣晉王行帳上壽置酒鎔
願識劉太師面晉王命吏脫劉仁恭及守光械引就席
同宴鎔荅其拜又以衣服鞍馬酒饌贈之己亥晉王與
鎔畋于行唐之西鎔送至境上而别　壬子晉王以練
紲劉仁恭父子凱歌入于晉陽丙辰獻于太廟自臨斬
劉守光守光呼曰守光死不恨然教守光不降者李小
喜也王召小喜證之小喜瞋目叱守光曰汝内亂禽獸
行亦我教邪王怒其無禮先斬之守光曰守光善騎射



王欲成霸業何不留之使自効其二妻李氏祝氏讓之曰皇帝事已如此生亦何益妾請先死即伸頸就戮守光至死號泣哀祈不已王命節度副使盧汝弼等械仁恭至代州刺其心血以祭先王墓然後斬之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上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中下

詳校官編修臣瞿槐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祭酒臣鄒奕孝

謄錄監生臣張琴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中

宋 袁樞 撰

後唐滅梁

唐昭宗天祐元年夏閏四月更命魏博曰天雄軍進天雄節度使長沙郡王羅紹威爵鄴王

昭宣帝天祐三年七月庚午夜天雄牙將李公佺與牙軍謀亂羅紹威覺之公佺焚府舍剽掠奔滄州

三年　初田承嗣鎮魏博選募六州饒勇之士五千人為牙軍厚其給賜以自衛為腹心自是父子相繼親黨膠固歲久益驕橫小不如意輒族舊帥而易之自史憲誠以來皆立于其手天雄節度使羅紹威心惡之力不能制朱全忠之圍鳳翔也紹威遣軍將楊利言密以情告全忠欲借其兵以誅之全忠以事方急未暇如其請陰許之及李公佺作亂紹威益懼復遣牙將臧延範趣全忠全忠乃發河南諸鎮兵七萬遣其將李思安將之

會魏鎮兵屯深州樂城聲言擊滄州討其納李公佺也會全忠女適紹威子廷規者卒全忠遣客將馬嗣勳實甲兵于橐中選長直兵千人為擔夫帥之入魏詐云會葬全忠自以大軍繼其後云赴行營牙軍皆不之疑庚午紹威潛遣人入庫斷弓弦甲襻是夕紹威帥其奴客數百與嗣勳合擊牙軍牙軍欲戰而弓甲皆不可用遂闔營殪之凡八千家嬰孺無遺詰旦全忠引兵入城　羅紹威既誅牙軍魏之諸軍皆懼紹威雖數

撫諭之而猜怨益深朱全忠營于魏州城東數旬將北巡行營會天雄牙將史仁遇作亂聚衆數萬據高唐自稱留後天雄巡内州縣多應之全忠移軍入城遣使名行營兵還攻高唐至歷亭魏兵在行營者作亂與仁遇相應元帥府左司馬李周彞右司馬符道昭擊之所殺殆半進攻高唐克之城中兵民無少長皆死擒史仁遇鋸殺之先是仁遇求救于河東及滄州李克用遣其將李嗣昭將三千騎攻邢州以救之時邢州兵纔二百團練

使牛存節守之嗣昭攻七日不克全忠遣右長直都將張筠將數千騎助存節守城筠伏兵于馬嶺擊嗣昭敗之嗣昭遁去義昌節度使劉守文遣兵萬人攻貝州又攻冀州拔蓨縣進攻阜城時鎮州大將王釗攻魏州叛將李重霸于宗城全忠遣歸救冀州滄州兵去四月丙午重霸棄城走汴將胡規追斬之　五月丁巳朱全忠如洛州遂巡北邊視戎備還入于魏　秋七月朱全忠克相州時魏之亂兵散據貝博澶相衛州及

魏之諸縣全忠分命諸將攻討至是悉平之引兵南還全忠留魏半歲羅紹威供億所殺牛羊豕近七十萬資糧稱是所賂遺又近百萬比去蓄積為之一空紹威雖去其逼而魏兵自是衰弱紹威悔之謂人曰合六州四十三縣鐵不能為此錯也壬申全忠至大梁　八月朱全忠以幽滄相首尾為魏患欲先取滄州甲辰引兵發大梁　九月辛亥朔朱全忠自白馬渡河丁卯至滄州軍于長蘆滄人不出羅紹威饋運自魏至長蘆五

百里不絶于路又建元帥府舍于魏所過驛亭供酒饌幄幕什器上下數十萬人無一不備　劉仁恭救滄州戰屢敗乃下令境内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悉自備兵糧詣行營軍發之後有一人在閭里刑無赦或諫曰今老弱悉行婦人不能轉餉此令必行濫刑者衆矣乃命勝執兵者盡行文其面曰定霸都士人則文其腕或臂曰一心事主于是境内士民稚孺之外身無不文者得兵十萬軍于瓦橋時汴軍築壘圍滄州鳥鼠不能通

仁恭畏其强不敢戰城中食盡丸土而食或互相掠啖朱全忠使人說劉守文曰援兵勢不相及何不早降守文登城應之曰僕于幽州父子也梁王方以大義服天下若子叛父而來將安用之全忠愧其辭直為之緩攻

冬十月劉仁恭求救于河東前後百餘輩李克用恨仁恭返覆竟未之許其子存勗諫曰今天下之勢歸朱温者什七八雖强大如魏博鎮定莫不附之自河以北能為温患者獨我與幽滄耳今幽滄為温所困我不

與之併力拒之非我之利也夫為天下者不顧小怨且彼嘗困我而我救其急以德懷之乃一舉而名實附也此乃吾復振之時不可失也克用以為然與將佐謀召幽州兵與攻潞州曰于彼則可以解圍于我則可以拓境乃許仁恭和召其兵仁恭遣都指揮使李溥將兵三萬詣晉陽克用遣其將周德威李嗣昭將兵與之共攻潞州　十二月朱全忠分步騎數萬遣行軍司馬李周彞將之自河陽救潞州　初昭宗凶訃至潞州昭義

節度使丁會帥將士縞素流涕久之及李嗣昭攻潞州會舉軍降于河東李克用以嗣昭為昭義留後會見克用泣曰會非力不能守也梁王陵虐唐室會雖受其舉拔之恩誠不忍其所為故來歸命耳克用厚待之位于諸將之上己巳朱全忠命諸軍治攻具將攻滄州壬申聞潞州不守甲戌引兵還先是調河南北芻糧水陸輸軍前諸營山積全忠將還命悉焚之煙炎數里在舟中者鑿而沈之劉守文使遺全忠書曰王以百姓之故赦

僕之罪解圍而去王之恵也城中數萬口不食數月矣與其焚之為煙沉之為泥願乞其所餘以救之全忠為之留數囷以遺之滄人賴以濟河東兵進攻澤州不克而退

後梁太祖開平元年春正月辛巳梁王休兵于貝州河東兵猶屯長子欲窺澤州王命保平節度使康懷貞悉發京兆同華之兵屯晉州以備之　三月甲辰唐昭宣帝禪位于梁　夏四月甲子梁王即皇帝位

乙亥下制削奪李克用官爵　五月壬辰命保平節度使康懷貞將兵八萬會魏博兵攻潞州　六月康懷貞至潞州晉昭義節度使李嗣昭副使李嗣弼閉城拒守懷貞晝夜攻之半月不克乃築壘穿蚰蜒塹而守之内外斷絶晉王以蕃漢都指揮使周德威為行營都指揮使帥馬軍都指揮使李嗣本馬步都虞侯李存璋先鋒指揮使史建瑭鐵林都指揮使安元信横衝指揮使李嗣源騎將安金全救潞州嗣弼克脩之子嗣本本

姓張建瑭敬思之子金全代北人也　晉兵攻澤州帝遣左神勇軍使范居實將兵救之　秋八月晉周德威壁于高河康懷貞遣親騎都頭秦武將兵擊之武敗丁巳帝以亳州刺史李思安代懷貞為潞州行營都統黜懷貞為行營都虞侯思安將河北兵西上至潞州城下更築重城內以防奔突外以拒援兵謂之夾寨調山東民饋軍糧德威日以輕騎抄之思安乃自東南山口築甬道屬于夾寨德威與諸將互往攻之排牆填塹一

晝夜鬬數十𤼵梁兵疲于奔命夾寨中出芻牧者德威輙抄之于是梁兵閉壁不出　冬十一月晉王命李存璋攻晉州以分上黨兵勢十二月壬戌詔河中陜州𤼵兵救之　丁夘晉兵冦洛州

二年春正月晉王疽𤼵于首病篤周德威等退屯亂柳晉王命其弟內外蕃漢都知兵馬使振武節度使克寧監軍張承業大將李存璋吴珙掌書記盧質立其子晉州刺史存勗為嗣曰此子志氣遠大必能成吾事爾曹

善教導之辛夘晉王謂存勗曰嗣昭厄于重圍吾不及
見矣俟葬畢汝與德威輩速竭力救之又謂克寧等曰
以亞子累汝亞子存勗小名也言終而卒克寧綱紀軍
府中外無敢諠譁克寧久總兵柄有次立之勢時上黨
圍未解軍中以存勗年少多竊議者人情恟恟存勗
懼以位讓克寧克寧曰汝冡嗣也且有先王之命誰敢
違之將吏欲謁見存勗存勗方哀哭久未出張承業入
謂存勗曰大孝在不墜基業多哭何為因扶存勗出襲

位為河東節度使晉王李克寧首帥諸將拜賀王悉以軍府事委之以李存璋為河東軍城使馬步都虞候先王之時多寵借胡人及軍士侵擾市肆存璋既領職執其尤暴橫者戮之旬月間城中肅然　李思安等攻潞州久不下士卒疲弊多逃亡晉兵猶乇余吾寨帝疑晉王克用詐死欲召兵還恐晉人躡之乃議自至澤州應接歸師且召匡國節度使劉知俊將兵趣澤州三月壬申朔帝發大梁丁丑次澤州辛巳劉知俊至壬午

以知俊為潞州行營招討使　帝以李思安久無功亡將校四十餘人士卒以萬計更閉壁自守遣使召詣行在甲午削思安官爵勒歸本貫充役斬監押楊敏貞晉李嗣昭固守踰年城中資用將竭嗣昭登城宴諸將作樂流矢中嗣昭足嗣昭密拔之座中皆不覺帝數遣使賜嗣昭詔諭降之嗣昭焚詔書斬使者帝留澤州旬餘欲召上黨兵還遣使就與諸將議之諸將以為李克用死余吾兵且退上黨孤城無援請更留旬月以俟之帝從

之命增運芻糧以饋其軍劉知俊將精兵萬餘人擊晉軍斬獲甚衆表請自留攻上黨車駕宜還京師帝以關中空虛慮岐人侵同華命知俊休兵長子旬日退屯晉州俟五月歸鎮　初晉王克用卒周德威握重兵在外國人皆疑之晉王存勗名德威使引兵還夏四月辛丑朔德威至晉陽留兵城外獨徒步而入伏先王柩哭極哀退謁嗣王禮甚恭衆心由是釋然　夾寨奏余吾晉兵已引去帝以為援兵不能復來潞州必可取丙

午自澤州南還壬子至大梁梁兵在夾寨者亦不復設備晉王與諸將謀曰上黨河東之藩蔽無上黨是無河東也且朱温所憚者獨先王耳聞吾新立以為童子未閑軍旅必有驕怠之心若簡精兵倍道趣之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取威定霸在此一舉不可失也張承業亦勸之行乃遣承業及判官王緘乞師于鳳翔又遣使賂契丹王阿保機求騎兵岐王衰老兵罷財竭竟不能應晉王大閱士卒以前昭義節度使丁會為都招討使甲子

師周德威等發晉陽　已巳晉王軍于黄碾距上黨四十五里五月辛未朔晉王伏兵三垂岡下詰旦大霧進兵直抵夾寨梁軍無斥候不意晉兵之至將士尚未起軍中驚擾晉王命周德威李嗣源分兵為二道德威攻西北隅嗣源攻東北隅填塹燒寨鼓譟而入梁兵大潰南走招討使符道昭馬倒為晉人所殺失亡將校士卒以萬計委棄資糧器械山積周德威等至城下呼李嗣昭曰先王已薨今王自來破敵夾寨賊已去矣可

開門嗣昭不信曰此必為賊所得使來誑我耳欲射之左右止之嗣昭曰王果來可見乎王自往呼之嗣昭見王白服大慟幾絕城中皆哭遂開門初德威與嗣昭有隙晉王克用臨終謂存勗曰進通忠孝吾愛之深今不出重圍豈德威不忘舊怨邪汝為吾以此意諭之若潞圍不解吾死不瞑目進通嗣昭小名也晉王存勗以告德威德威感泣由是戰夾寨甚力既與嗣昭相見遂歡好如初康懷貞以百餘騎自天井關遁歸帝聞夾寨不

守大驚既而嘆曰生子當如李亞子克用為不亡矣至如吾兒豚犬耳詔所在安集散兵周德威李存璋乘勝進趣澤州刺史王班素失人心衆不為用龍虎統軍牛存節自西都將兵接應夾寨潰兵至天井關謂其衆曰澤州要害地不可失也雖無詔旨當救之衆皆不欲曰晉人勝氣方銳且衆寡不敵存節曰見危不救非義也畏敵強而避之非勇也遂舉策引衆而前至澤州城中人已縱火諠譟欲應晉王班閉牙城自守存節至乃定

晉兵尋至緣城穿地道攻之存節晝夜拒戰凡旬有三日劉知俊自晉州引兵救之德威焚攻具退保高平晉王歸晉陽休兵行賞以周德威為振武節度使同平章事命州縣舉賢才黜貪殘寛租賦撫孤窮伸寃濫禁姦盜境内大治以河東地狹兵少乃訓練士卒令騎兵不見敵無得乗馬部分已定無得相踰越及留絶以避險分道並進期會無得差晷刻犯者必斬故能兼山東取河南由士卒精整故也　潞州圍守歴年士民凍餓死

者大半市里蕭條李嗣昭勸課農桑寛租緩刑數年之間軍城完復　壬辰夾寨諸將詣闕待罪皆赦之帝賞牛存節全澤州之功以為六軍馬步都指揮使　六月帝欲自將擊潞州丁卯詔會諸道兵　秋九月晉周德威李嗣昭將兵三萬出陰地關攻晉州刺史徐懷玉拒守帝自將救之丁丑發大梁乙酉至陜州周德威等聞帝將至乙未退保隰州　冬十月丁巳帝還大梁

三年春三月以山南東道節度使楊師厚兼潞州行營

四面招討使　秋八月岐王約晉王使攻晉絳晉王引兵南下先遣周德威等將兵出陰地關攻晉州刺史邊繼威悉力固守晉兵穿地道陷城二十餘步城中血戰拒之一夕城復成詔楊師厚將兵救晉州周德威以騎扼蒙阬之險師厚擊破之進抵晉州晉兵解圍遁去

四年　鎮定自帝踐阼以來雖不輸常賦而貢獻甚勤會趙王鎔母何氏卒庚申遣使弔之且授起復官時鄰道弔客皆在館使者見晉使歸言于帝曰鎔潛與晉通

鎮定勢强終恐難制帝深然之　冬十月遣鎮國節度使楊師厚相州刺史李思安將兵屯澤州以圖上黨

十一月己丑以寧國節度使同平章事王景仁充北面行營都指揮招討使潞州副招討使韓勍副之以李思安為先鋒將趣上黨尋遣景仁等屯魏州楊師厚還陜

上疑趙王鎔貳于晉且欲因鄴王紹威卒除移鎮定會燕王守光發兵屯淶水欲侵定州上遣供奉官杜廷隱丁延徽監魏博兵三千分屯深冀聲言恐燕兵南

寇助趙守禦又云分兵就食趙將石公立戍深州白趙王鎔請拒之鎔遽命開門移公立于外以避之公立出門指城而泣曰朱氏滅唐社稷三尺童子知其為人而我王猶恃姻好以長者期之此所謂開門揖盜者也惜乎此城之人今為虜矣梁人有亡奔真定以其謀告鎔者鎔大懼又不敢先自絕但遣使詣洛陽訴稱燕兵已還與定州講和如故深兾民見魏博兵入奔走驚駭乞名兵還上遣使詣真定慰諭之未幾廷隱等閉門盡殺

趙戍兵乘城拒守鎔始命石公立攻之不克乃遣使求援于燕晉鎔使者至晉陽義武節度使王處直使者亦至欲共推晉王為盟主合兵攻梁晉王會將佐謀之皆曰鎔久臣朱温歲輸重賂結以昏姻其交深矣此必詐也宜徐觀之王曰彼亦擇利害而為之耳王氏在唐世猶或臣或叛況肯終為朱氏之臣乎彼朱温之女何如壽安公主今救死不贍何顧昏姻我若疑而不救正墮朱氏計中宜趣發兵赴之晉趙恊力破梁必矣乃發兵

遣周德威將之出井陘屯趙州鎔使者至幽州燕王守光方獵幕僚孫鶴馳詣野謂守光曰趙人來乞師此天欲成王之功業也守光曰何故對曰比常患其與朱温膠固温之志非盡呑河朔不已今彼自為讎敵王若與之併力破梁則鎮定皆斂衽而朝燕矣王不早出師但恐晉人先我矣守光曰王鎔數負約今使之與梁自相弊吾可以坐承其利又何救焉趙使者交錯于路守光竟不為出兵自是鎮定復稱唐天祐年號復以武順為

成德軍司天言來月太陰虧不利宿兵于外上召王景仁等還洛陽十二月己未上聞趙與晉合晉兵已屯趙州乃命王景仁等將兵擊之庚申景仁等自河陽渡河會羅周翰兵合四萬軍于邢洺　丁丑王景仁等進軍柏鄉　趙王鎔復告急于晉晉王以蕃漢副總管李存審守晉陽自將兵自贊皇東下王處直遣將將兵五千以從辛巳晉王至趙州與周德威合獲梁芻蕘者二百人問之曰初發洛陽梁主有何號令對曰梁主戒

上將云鎮州反覆終為子孫之患今悉以精兵付汝鎮州雖以鐵為城必為我取之晉王命送于趙壬午晉王進軍距柏鄉三十里遣周德威等以胡騎迫梁營挑戰梁兵不出癸未復進距柏鄉五里營于野河之北又遣胡騎迫梁營馳射且詬之梁將韓勍等將步騎三萬分三道追之鎧冑皆被繒綺鏤金銀光彩炫曜晉人望之奪氣周德威謂李存璋曰梁人志不在戰徒欲耀兵耳不挫其銳則吾軍不振乃徇于軍曰彼皆汴州天武軍

屠酤傭販之徒耳衣鎧雖鮮十不能當汝一擒獲一夫足以自富此乃奇貨不可失也德威自帥精騎千餘擊其兩端左馳右突出入數四俘獲百餘人且戰且却距野河而止梁兵亦退德威言于晉王曰賊勢甚盛宜按兵以待其衰王曰吾孤軍遠來救人之急三鎮烏合利于速戰公乃欲按兵持重何也德威曰鎮定之兵長于守城短于野戰且吾所恃者騎兵利于平原廣野可以馳突今壓賊壘門騎無所展其足且衆寡不敵使彼知

吾虛實則事危矣王不悅退卧帳中諸將莫敢言德威往見張承業曰大王驟勝而輕敵不量力而務速戰今去賊咫尺所限者一水耳彼若造橋以薄我我衆立盡矣不若退軍高邑誘賊離營彼出則歸彼歸則出別以輕騎掠其饋餉不過踰月破之必矣承業入褰帳撫王曰此豈王安寢時邪周德威老將知兵其言不可忽也王蹶然而興曰予方思之時梁兵閉壘不出有降者詰之曰景仁方多造浮橋王謂德威曰果如公言是日焚

營退保高邑

乾化元年柏鄉比不儲芻梁兵刈芻自給晉人以遊軍抄之梁兵不出周德威使胡騎環營馳射而詬之梁兵疑有伏愈不敢出剉屋茅坐席以飼馬馬多死春正月丁亥周德威與別將史建瑭李嗣源將精騎三千壓梁壘門而詬之王景仁韓勍怒悉衆而出德威等轉戰而北至高邑南李存璋以步兵陳于野河之上梁兵横亘數里競前奪橋鎮定步兵禦之勢不能支晉王謂

匡衛都指揮使李建及曰賊過橋則不可復制矣建及選卒二百援槍大譟力戰却之建及許州人姓王李罕之之假子也晉王登高丘以望曰梁兵爭進而囂我兵整而靜我必勝戰自巳至午勝負未決晉王謂周德威曰兩軍已合勢不可離我之興亡在此一舉我為公先登公可繼之德威叩馬而諫曰觀梁兵之勢可以勞逸制之未易以力勝也彼去營三十餘里雖挾糗糧亦不暇食日昳之後飢渴内迫矢刃外交士卒勞倦必有退

志當是時我以精騎乘之必大捷于今未可也王乃止
時魏滑之兵陳于東宋汴之兵陳于西至晡梁軍未食
士無闘志景仁等引兵稍却周德威疾呼曰梁兵走矣
晉兵大譟爭進魏滑兵先退李嗣源帥衆譟于西陳之
前曰東陳已走爾何久留梁兵互相驚怖遂大潰李存
璋引步兵乘之呼曰梁人亦吾人也父兄子弟餉軍者
勿殺于是戰士悉解甲投兵而棄之囂聲動天地趙人
以深冀之憾不顧剽掠但奮白刃追之梁之龍驤神捷

精兵殆盡自野河至柏鄉僵尸蔽地王景仁韓勍李思安以數十騎走晉兵夜至柏鄉梁軍已去棄糧食資財器械不可勝計凡斬首二萬級李嗣源等追奔至邢州河朔大震保義節度使王檀嚴備然後開城納敗卒給以資糧散遣歸本道晉王收兵屯趙州杜廷隱等聞梁兵敗棄深冀而去悉驅二州丁壯為奴婢老弱者坑之城中存者壞垣而已癸巳復以楊師厚為北面都招討使將兵屯河陽收集散兵旬餘得萬人己亥晉王遣周

德威史建瑭將三千騎趣澶魏張承業李存璋以步兵攻邢州自以大軍繼之移檄河北州縣諭以利害帝遣別將徐仁溥將兵千人自西山夜入邢州助王檀城守

己酉罷王景仁招討使落平章事　二月己未晉王至魏州攻之不克上以羅周翰年少且忌其舊將佐庚申以戶部尚書李振為天雄節度副使命杜廷隱將兵千人衛之自楊劉濟河間道夜入魏州助周翰城守癸亥晉王觀河於黎陽梁兵萬餘將渡河聞晉王至皆棄

舟而去　乙丑周德威自臨清攻貝州拔夏津高唐攻博州拔東武朝城攻澶州刺史張可臻棄城走帝斬之德威進攻黎陽拔臨河淇門逼衛州掠新鄉共城庚午帝帥親軍屯白司馬阪以備之　楊師厚自磁相引兵救邢魏壬申晉解圍去師厚追之適漳水而還邢州圍亦解師厚留屯魏州趙王鎔自來謁晉王于趙州大犒將士自是遣其養子德明將三十七都常從晉王征討德明本姓張名文禮燕人也壬午晉王發趙州歸晉陽

留周德威等將三千人戍趙州　夏六月帝命楊師厚將兵三萬屯邢州　秋七月趙王鎔以楊師厚在邢州甚懼會晉王于承天軍晉王謂鎔父友也事之甚恭鎔以梁寇為憂晉王曰朱溫之惡極矣天將誅之雖有師厚輩不能救也脫有侵軼僕自帥衆當之叔父勿以為憂鎔捧卮為壽謂晉王為四十六舅鎔幼子昭誨從行晉王斷衿為盟許妻以女由是晉趙之交遂固

九月帝聞晉趙謀入寇自將拒之戊戌以張宗奭為

西都留守庚子帝發洛陽甲辰至衛州方食軍前奏晉軍已出井陘帝遽命輦北趣邢洺晝夜倍道兼行丙午至相州聞晉兵不出乃止　冬十月甲寅夜帝發相州乙卯至洹水是夜邊吏言晉趙兵南下帝即時進軍丙辰至魏縣或告云沙陀至矣士卒忷懼多逃亡嚴刑不能禁既而復告云無寇上下始定戊午貝州奏晉兵寇東武尋引去帝以夾寨柏鄉屢失利故力疾北巡思一雪其恥意鬱鬱多躁忿功臣宿將往往以小過被誅

衆心益懼既而晉趙兵竟不出　十一月壬午帝南還

二年春二月甲子帝發洛陽從官以帝誅戮無常多憚行帝聞之益怒是日至白馬頓賜從官食多未至遣騎趣之于路左散騎常侍孫騭右諫議大夫張衍兵部郎中張儁最後至帝命撲殺之衍宗奭之姪也丙寅帝至武陟段明遠供饋有加于前丁卯至獲嘉帝追思李思安去歲供饋有闕貶柳州司戸告辭稱明遠之能曰觀

明遠之忠勤如此見思安之悖慢何如尋常流思安于
崖州賜死明遠後更名凝乙亥帝至魏州命都招討使
宣義節度使楊師厚副使前河陽節度使李周彞圍棗
強招討應接使平盧節度使賀德倫副使天平留後袁
象先圍蓨縣德倫河西胡人象先下邑人也戊寅帝至
貝州　帝晝夜兼行三月辛巳至下博南登觀津冢趙
將苻習引數百騎出巡邏不知是帝遽前逼之或告曰
晉兵大至矣帝棄行幄亟引兵趣棗強與楊師厚軍合

晉趙州人也棗強城小而堅趙人聚精兵數千守之師厚急攻之數日不下城壞復修死傷者以萬數城中矢石將竭謀出降有一卒奮曰賊自柏鄉喪敗以來視我鎮人裂眥我今往歸之如自投虎狼之口耳困窮如此何用身為我請獨往試之夜縋城出詣梁軍詐降李周彝召問城中之備對曰非半月未易下也因謀曰某既歸命願得一劍効死先登取守城將首周彝不許使荷擔從軍卒得間舉擔擊周彝首踣地左右救至得免帝

聞之愈怒命師厚晝夜急攻丙戌拔之無問老幼盡殺之流血盈城初帝引兵度河聲言五十萬晉忻州刺史李存審屯趙州患兵少裨將趙行實請入土門避之存審不可及賀德倫攻蓨縣存審謂史建瑭李嗣肱曰吾王方有事幽薊無兵此來南方之事委吾輩數人今蓨縣方急吾輩安得坐而視之使賊得蓨縣必西侵深冀患益深矣當與公等以奇計破之存審乃引兵扼下博橋使建瑭嗣肱分道擒生建瑭分其麾下為五隊隊各

百人一之衡水一之南宮一之信都一之阜城自將一隊深入與嗣肱遇梁軍之樵芻者皆執之獲數百人明日會於下博橋皆殺之留數人斷臂縱去曰為我語朱公晉王大軍至矣時蓨縣未下帝引楊師厚兵五萬就賀德倫共攻之丁亥始至縣西未及置營建瑭嗣肱各將三百騎效梁軍旗幟服色與樵芻者雜行日且暮至德倫營門殺門者縱火大譟弓矢亂發左右馳突既瞑各斬馘執俘而去營中大擾不知所為斷臂者復來曰

晉軍大至矣帝大駭燒營夜遁迷失道委曲行百五十里戊子旦乃至冀州脩之耕者皆荷鉏奮梃逐之委棄軍資器械不可勝計既而復遣騎覘之曰晉軍實未來此乃史先鋒遊騎耳帝不勝慚憤由是病增劇不能乘肩輿留貝州旬餘諸軍始集　乙巳帝發貝州丁未至魏州　夏四月乙卯博王友文來朝請帝還東都丁巳發魏州己未至黎陽以疾淹留乙丑至滑州　己巳帝至大梁　戊寅帝發大梁　五月甲申帝至洛陽

疾甚　閏月壬戌帝疾增甚謂近臣曰我經營天下三十年不意太原餘孽更昌熾如此吾觀其志不小天復奪我年我死諸兒非彼敵也吾無葬地矣因哽咽絶而復蘇　六月戊寅郢王友珪弑帝　冬十一月趙將王德明將兵三萬掠武城至于臨清攻宗城下之癸丑楊師厚伏兵唐店邀擊大破之斬首五千餘級

均王乾化三年春二月均王即位于大梁　三月庚戌加楊師厚兼中書令賜爵鄴王賜詔不名事無巨細

必咨而後行　夏五月楊師厚與博州刺史劉守奇將汴滑徐兖魏博邢洺之兵十萬大掠趙境師厚自柏鄉入攻土門趣趙州守奇自貝州入趣冀州所過焚掠庚戌師厚至鎮州營于南門外燔其關城壬子師厚自九門退軍下博守奇引兵與師厚會攻下博拔之晉將李存審史建瑭戍趙州兵少趙王告急于周德威德威遣騎將李紹衡會趙將王德明同拒梁軍師厚守奇自弓高渡御河而東逼滄州張萬進懼請遷于河南師厚

表徙萬進鎮青州以守奇為順化節度使

四年　晉王既克幽州乃謀入寇 克幽州事見晉王滅燕 秋

七月會趙王鎔及周德威于趙州南寇邢州李嗣昭引

昭義兵會之楊師厚引兵救邢州軍于漳水之東晉軍

至張公橋裨將曹進金來奔晉軍退諸鎮兵皆引歸

八月晉王還晉陽

貞明元年春三月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鄴王楊師厚

卒師厚晚年矜功恃衆擅割財賦選軍中驍勇置銀槍

効節都數千人給賜優厚欲以復故時牙兵之盛帝雖外加尊禮内實忌之及卒私于宫中受賀租庸使趙巖判官邵贊言于帝曰魏博為唐腹心之蠹二百餘年不能除去者以其地廣兵強之故也羅紹威楊師厚據之朝廷皆不能制陛下不乗此時為之計所謂彈疽不嚴必將復聚安知來者不為師厚乎宜分六州為兩鎮以弱其權帝以為然以平盧節度使賀德倫為天雄節度使置昭德軍于相州割澶衛二州隸焉以宣徽使張筠

為昭德節度使仍分魏州將士府庫之半于相州筠海州人也二人既赴鎮朝廷恐魏人不服遣開封尹劉鄩將兵六萬自白馬濟河以討鎮定為名實張形勢以脅之魏兵皆父子相承數百年族姻磐結不願分徙德倫屢趣之應行者皆嗟怨連營聚哭己丑劉鄩屯南樂先遣澶州刺史王彦章將龍驤五百騎入魏州屯金波亭魏兵相與謀曰朝廷忌吾軍府強盛欲設策使之殘破耳吾六州歷代藩鎮兵未嘗遠出河門一旦骨肉流離

生不如死是夕軍亂縱火大掠圍金波亭王彥章斬關而走詰旦亂兵入牙城殺賀德倫之親兵五百人劫德倫置樓上有効節軍校張彥者自帥其黨拔白刃止剽掠夏四月帝遣供奉官扈異撫諭魏軍許張彥以刺史彥請復相澶衛三州如舊制異還言張彥易與但遣劉鄩加兵立當傳首帝由是不許但以優詔荅之使者再返彥裂詔書抵于地戟手南向詬朝廷謂德倫曰天子愚暗聽人穿鼻今我兵甲雖強苟無外援不能獨

立宜投欵于晉遂逼德倫以書求援于晉　晉王得賀德倫書命馬步副總管李存審自趙州引兵進據臨清五月存審至臨清劉鄩屯洹水賀德倫復遣使告急于晉晉王引大軍自黃澤嶺東下與存審會于臨清猶疑魏人之詐按兵不進德倫遣判官司空頲犒軍密言于晉王曰除亂當除根因言張彦凶狡之狀勸晉王先除之則無虞矣王默然頲貝州人也晉王進屯永濟張彦選銀槍效節五百人皆執兵自衛詣永濟謁見王

登驛樓語之曰汝陵脅主帥殘虐百姓數日中迎馬詬
宄者百餘輩我今舉兵而來以安百姓非貪人土地汝
雖有功于我不得不誅以謝魏人遂斬彦及其黨七人
餘衆股栗王召諭之曰罪止八人餘無所問自今當竭
力為吾爪牙衆皆拜伏呼萬歲明日王緩帶輕裘而進
令張彦之卒擐甲執兵翼馬而從仍以為帳前銀槍都
衆心由是大服劉鄩聞晉軍至選兵萬餘人自洹水趣
魏縣晉王留李存審屯臨清遣史建瑭屯魏縣以拒之

王自引親軍至魏縣與鄴夾河為營帝聞魏博叛大悔懼遣天平節度使牛存節將兵屯楊劉為鄴聲援會存節病卒以匡國節度使王檀代之　六月庚寅朔賀德倫帥將吏請晉王入府城慰勞既入德倫上印節請王兼領天雄軍王固辭曰比聞汴寇侵逼貴道故親董師徒遠來相救又聞城中新罹塗炭故暫入存撫明公不垂鑒信乃以印節見推誠非素懷德倫再拜曰今寇敵密邇軍城新有大變人心未安德倫腹心紀綱為張

彥所殺殆盡形孤勢弱安能統衆一旦生事恐負大恩王乃受之德倫帥將吏拜賀王承制以德倫為大同節度使遣之官德倫至晉陽張承業留之時銀槍効節都在魏城猶驕橫晉王下令自今有朋黨流言及暴掠百姓者殺無赦以沁州刺史李存進為天雄都巡按使有訛言搖衆及強取人一錢已上者存進皆梟首磔尸于市旬日城中肅然無敢諠譁者張彥之以魏博歸晉也貝州刺史張源德不從北結滄德南連劉鄩以拒晉數

斷鎮定糧道或説晉王請先發兵萬人取源德然後東兼滄景則海隅之地皆為我有晉王曰不然貝州城堅兵多未易猝攻德州隸于滄州而無備若得而戍之則滄貝不得往來二壘既孤然後可取乃遣騎兵五百晝夜兼行襲德州刺史不意晉兵至踰城走遂克之以遼州守挺將馬通為刺史秋七月晉人夜襲澶州陷之刺史王彦章在劉鄩營晉人獲其妻子待之甚厚遣間使誘彦章彦章斬其使者晉人盡滅其家晉王以魏

州李巖為澶州刺史晉王勞軍于魏縣因帥百餘騎循河而上覘劉鄩營會天陰晦鄩伏兵五千于河曲叢林間鼓譟而出圍王數重王躍馬大呼帥騎馳突所向披靡裨將夏魯奇等操短兵力戰自午至申乃得出亡其七騎魯奇手殺百餘人傷痍遍體會李存審救兵至乃得免王顧謂從騎曰幾為虜嗤皆曰適足使敵人見大王之英武耳魯奇青州人也王以是益愛之賜姓名曰李紹奇劉鄩以晉兵盡在魏州晉陽必虛欲以奇計襲

取之乃潛引兵自黃澤西去晉人怪鄩軍數日不出寂無聲迹遣騎覘之城中無煙火但時見旗幟循堞往來晉王曰吾聞劉鄩用兵一步百計此必詐也更使覘之乃縛芻為人執旗乘驢在城上耳得城中老弱者詰之云軍去已二日矣晉王曰劉鄩長于襲人短于決戰計彼行纔及山下亟發騎兵追之會陰雨積旬黃澤道險堇泥深尺餘士卒援藤葛而進皆腹疾足腫或墜崖谷死者什二三晉將李嗣恩倍道先入晉陽城中知之勒

兵為備鄩至樂平糗糧且盡又聞晉有備追兵在後衆
懼將潰鄩諭之曰今去家千里深入敵境腹背有兵山
谷高深如墜井中去將何之惟力戰庶幾可免不則以
死報君親耳衆泣而止周德威聞鄩西上自幽州引千
騎救晉陽至土門鄩已整衆下山自邢州陳宋口踰漳
水而東屯于宗城鄩軍往還馬死殆半時晉軍乏食鄩
知臨清有蓄積欲據之以絶晉糧道德威急追鄩再宿
至南宮遣騎擒其斥候者數十人斷腕而縱之使言曰

周侍中已據臨清矣鄩軍大駭詰朝德威畧鄩營而過入臨清鄩引軍趣貝州時晉王出師屯博州劉鄩軍堂邑周德威攻之不克翌日鄩軍于莘縣晉軍踵之鄩治莘城塹而守之自莘及河築甬道以通饋餉晉王營于莘西三十里煙火相望一日數戰　絳州刺史尹晧攻晉之隰州八月又攻慈州皆不克王檀與昭義留後賀瓌攻澶州拔之執李嚴送東都帝以楊師厚故將楊延直為澶州刺史使將兵萬人助劉鄩且招誘魏人

晉王遣李存審將兵五千擊貝州張源德有卒三千每夕分出剽掠州民苦之請塹其城以安耕耘存審乃發八縣丁夫塹而圍之劉鄩在莘久饋運不給晉人數抵其寨下挑戰鄩不出晉人乃攻絶其甬道以千餘斧斬寨木梁人驚擾而出因俘獲而還帝以詔書讓鄩老師費糧失亡多不速戰鄩奏稱臣比欲以竒兵擣其腹心還取鎮定期以旬時再清河朔無何天未厭亂淫雨積旬糧竭士病又欲據臨清斷其饋餉而周楊五奄至

馳突如神臣今退保莘縣享士訓兵以俟進取觀其兵數甚多便習騎射誠為勍敵未易輕也茍有隙可乘臣豈敢偷安養寇帝復問鄩決勝之策鄩曰臣今無策惟願人給十斛糧賊可破矣帝怒責鄩曰將軍蓄米欲破賊邪欲療飢邪乃遣中使往督戰鄩集諸將問曰主上深居禁中不知軍旅徒與少年新進輩謀之夫兵在臨機制變不可預度今敵尚強與戰必不利奈何諸將皆曰勝負須一決曠日何待鄩嘿然不悅退謂所親曰主

暗臣訣將驕卒惰吾未知死所矣他日復集諸將于軍門人置河水一器于前令飲之衆莫之測鄩諭之曰一器猶難滔滔之河可勝盡乎衆失色後數日鄩將萬餘人薄鎮定營鎮定人驚擾晉李存審以騎兵二千橫擊之李建及以銀槍千人助之鄩大敗奔還晉人逐之及寨下俘斬千計　冬十月劉鄩遣卒詐降于晉謀賂膳夫以毒晉王事泄晉王殺之并其黨五人

二年春二月帝屢趣劉鄩戰鄩閉壁不出晉王乃留副

總管李存審守營自勞軍于貝州聲言歸晉陽鄩聞之
奏請襲魏州帝報曰今掃境内以屬將軍社稷存亡繫
兹一舉將軍勉之鄩令澶州刺史楊延直引兵萬人會
于魏州延直夜半至城南城中選壯士五百潛出擊之
延直不為備潰亂而走詰旦鄩自莘縣悉衆至城東與
延直餘衆合李存審引營中兵躡其後李嗣源以城中
兵出戰晉王亦自貝州至與嗣源當其前鄩見之驚曰
晉王邪引兵稍却晉王躡之至故元城西與李存審遇

晉王為方陳于西北存審為方陳于東南鄩為圓陳于其中間四面受敵合戰良久梁兵大敗鄩引數十騎突圍走梁步卒凡七萬晉兵環而擊之敗卒登木木枝為之折追至河上殺溺殆盡鄩收散卒自黎陽渡河保滑州匡國節度使王檀密疏請發關西兵襲晉陽帝從之發河中陜同華諸鎮兵合三萬出陰地關奄至晉陽城下晝夜急攻城中無備發諸司丁匠及驅市人乘城拒守城幾陷者數四張承業大懼代北故將安金全退居

太原往見張承業曰晉陽根本之地若失之則大事去矣僕雖老病憂兼家國請以庫甲見授為公擊之承業即與之金全帥其子弟及退將之家得數百人夜出北門擊梁兵于羊馬城内梁兵大驚引却昭義節度使李嗣昭聞晉陽有寇遣牙將石君立將五百騎救之君立朝發上黨夕至晉陽梁兵扼汾橋君立擊破之徑至城下大呼曰昭義侍中大軍至矣遂入城夜與安金全等分出諸門擊梁兵梁兵死傷什二三詰朝王檀引兵大

掠而還晉王性矜伐以策非已出故金全等賞皆不行梁兵之在晉陽城下也大同節度使賀德倫部兵多逃入梁軍張承業恐其為變收德倫斬之帝聞劉鄩敗又聞王檀無功歎曰吾事去矣　三月乙卯朔晉王攻衛州壬戌刺史米昭降之又攻惠州刺史靳紹走擒斬之復以惠州為磁州晉王還魏州　上屢召劉鄩不至已已即以鄩為宣義節度使使將兵屯黎陽　夏四月晉人拔洺州以魏州都巡檢使袁建豐為洺州刺史

劉鄩既敗河南大恐鄩復不應名由是將卒皆揺心
六月晉人攻邢州保義節度使閻寶拒守帝遣捉生
都指揮使張温將兵五百救之温以其衆降晉　秋
七月甲寅朔晉王至魏州　八月晉王自將攻邢州
昭德節度使張筠棄相州走晉人復以相州隷天雄軍
以李嗣源為刺史晉王遣人告閻寶以相州已拔又遣
張温帥援兵至城下諭之寶舉城降晉王以寶為東南
面招討使領天平節度使同平章事以李存審為安國

節度使鎮邢州　九月晉王還晉陽　晉人以兵逼滄州順化節度使戴思遠棄城奔東都滄州將毛璋據城降晉晉王命李嗣源將兵鎮撫之嗣源遣璋詣晉陽晉王徙李存審為横海節度使鎮滄州以嗣源為安國節度使嗣源以安重誨為中門使委以心腹重誨亦為嗣源盡力重誨應州人也　晉人圍貝州踰年張源德聞河北諸州皆為晉有欲降謀于其衆衆以窮而後降恐不免死不從共殺源德嬰城固守城中食盡噉人

為糧乃謂晉將曰出降懼死請擐甲執兵而降事定而釋之晉將許之其衆三千人出降既釋甲圍而殺之盡殪晉王以毛璋為貝州刺史于是河北皆入于晉惟黎陽為梁守　晉王如魏州　冬十月晉王遣使如吳會兵以擊梁十一月吳以行軍副使徐知訓為淮北行營都招討使及朱瑾等將兵趣宋亳與晉相應既渡淮移檄州縣進圍潁州

三年春正月詔宣武節度使袁象先救潁州既至吳引

軍還　二月甲申晉王攻黎陽劉鄩拒之數日不克
而去　劉鄩自滑州入朝朝議以河朔失守責之九月
落鄩平章事左遷亳州團練使　冬十月晉王還晉
陽王連歲出征凡軍府政事一委監軍使張承業承業
勸課農桑蓄積金穀收市兵馬徵租行法不寬貴戚由
是軍城肅清饋餉不乏　十一月晉王聞河冰合曰
用兵數歲限一水不得度今冰自合天贊我也亟如魏
州　十二月戊辰晉王畋于朝城是日大寒晉王視

河冰已堅引步騎稍度梁甲士三千戍楊劉城緣河數十里列栅相望晉王急攻皆陷之進攻楊劉城使步卒斬其鹿角負葭葦塞塹四面進攻即日拔之獲其守將安彦之先是租庸使戸部尚書趙巖言于帝曰陛下踐阼以來尚未南郊議者以為無異藩侯為四方所輕請幸西都行郊禮遂謁宣陵敬翔諫曰自劉鄩失利以來公私困竭人心惴恐今展禮圜丘必行賞賚是慕虛名而受實弊也且勍敵近在河上乘輿豈宜輕動俟北方

既平報本未晚帝不聽已已如洛陽閱車服飾宮闕郊祀有日聞楊劉失守道路訛言晉軍已入大梁扼汜水矣從官皆憂其家相顧涕泣帝惶駭失圖遂罷郊祀奔歸大梁

四年春正月帝至大梁晉兵侵掠至鄆濮而還敬翔上疏曰國家連年喪師疆土日蹙陛下居深宮之中所與計事者皆左右近習豈能量敵國之勝負乎先帝之時奄有河北親御豪傑之將猶不得志今敵至鄆州陛下

不能留意臣聞李亞子繼位以來于今十年攻城野戰無不親當矢石近者攻楊劉身負束薪為士卒先一鼓拔之陛下儒雅守文宴安自若使賀瓌輩敵之而望攘逐寇讎非臣所知也陛下宜詢訪黎老别求異策不然憂未艾也臣雖駑怯受國重恩陛下必若乏才乞于邊垂自効疏奏趙張之徒言翔怨望帝遂不用　二月河陽節度使北面行營排陳使謝彦章將兵數萬攻楊劉城甲子晉王自魏州輕騎詣河上彦章築壘自固決

河水瀰漫數里以限晉兵晉兵不得進彥章許州人也安彥之散卒多聚于兖鄆山谷為羣盜以觀二國成敗晉王招募之多降于晉　夏六月壬戌晉王自魏州勞軍于楊劉自泛舟測河水其深没槍王謂諸將曰梁軍非有戰意但欲阻水以老我師當涉水攻之甲子王引親軍先涉諸軍隨之褰甲横槍結陳而進是日水落深纔及膝匡國節度使北面行營排陳使謝彥章帥衆臨岸拒之晉兵不得進乃稍引却梁兵從之及中流鼓

謀復進彥章不能支稍退登岸晉兵因而乘之梁兵大敗死傷不可勝紀河水為之赤彥章僅以身免是日晉人遂陷濱河四寨　秋七月晉王謀大舉入寇周德威將幽州步騎三萬李存審將滄景步騎萬人李嗣源將邢洺步騎萬人王處直遣將將易定步騎萬人及麟勝雲蔚新武等州諸部落奚契丹室韋吐谷渾皆以兵會之八月并河東魏博之兵大閱于魏州　晉王自魏州如楊劉引兵畧鄆濮而還循河而上軍于麻家

渡賀瓌謝彥章將梁兵屯濮州北行臺村相持不戰晉
王好自引輕騎迫敵營挑戰危窘者數四賴李紹榮力
戰翼衛之得免趙王鎔及王處直皆遣使致書曰元元
之命繫于王本朝中興繫于王奈何自輕如此王笑謂
使者曰定天下者非百戰何由得之安可但深居帷房
以自肥乎一旦王將出營都營使李存審扣馬泣諫曰
大王當為天下自重彼先登陷陳將士之職也存審輩
宜為之非大王之事也王為之攬轡而還它日伺存審

不在策馬急出顧左右曰老子妨人戲王以數百騎抵
梁營謝彥章伏精甲五千于隄下王引十餘騎至隄伏
兵發圍王數十重王力戰于中後騎繼至者攻之于外
僅得出會李存審救至梁兵乃退王始以存審之言為
忠　晉王欲趣大梁而梁軍扼其前堅壁不戰百餘日
十二月庚子朔晉王進兵距梁軍十里而舍初北
面行營招討使賀瓌善將步兵排陳使謝彥章善將騎
兵瓌惡其與已齊名一日瓌與彥章治兵于野瓌指一

高地曰此可以立栅至是晉軍遣置栅于其上瓌疑彦章與晉通謀瓌屢欲戰謂彦章曰主上悉以國兵授吾二人社稷是頼今強寇壓吾門而逗遛不戰可乎彦章曰強寇憑陵利在速戰今深溝高壘據其要津彼安敢深入若輕與之戰萬一蹉跌則大事去矣瓌益疑之密譖之于帝與行營馬步都虞候曹州刺史朱珪謀因享士伏甲殺彦章及濮州刺史孟審澄别將侯温裕以謀叛聞審澄温裕亦騎將之良者也丁未以朱珪為匡國

留後癸丑又以為平盧節度使兼行營馬步副指揮使以賞之晉王聞彦章死喜曰彼將帥自相魚肉亡無日矣賀瓌殘虐失士卒心我若引軍直指其國都彼安得堅壁不動幸而一與之戰蔑不勝矣王欲自將萬騎直趣大梁周德威曰梁人雖屠上將其軍尚全輕行徼利未見其福不從戊午下令軍中老弱悉歸魏州起師趨汴庚申毁營而進衆號十萬　賀瓌聞晉王已西亦棄營而踵之晉王發魏博白丁三萬從軍以供營柵之役

所至營栅立戍壬戌至胡柳陂癸亥旦候者言梁兵自後至矣周德威曰賊倍道而來未有所舍我營栅已固守備有餘既深入敵境動須萬全不可輕發此去大梁至近梁兵各念其家内懷憤激不以方畧制之恐難得志王宜按兵勿戰德威請以騎兵擾之使彼不得休息至暮營壘未立樵爨未具乘其疲乏可一舉滅也王曰前在河上恨不見賊今賊至不擊尚復何待公何怯也顧李存審曰敕輜重先發吾為爾殿後破賊而去即以

親軍先出德威不得已引幽州兵從之謂其子曰吾無死所矣賀瓌結陳而至橫亘數十里王帥銀槍都陷其陳衝盪擊斬往返十餘里行營左廂馬軍都指揮使鄭州防禦使王彥章軍先敗西走趣濮陽晉輜重在陳西望見梁旗幟驚潰入幽州陳幽州兵亦擾亂自相蹈藉周德威不能制父子皆戰死魏博節度副使王緘與輜重俱行亦死晉兵無復部伍梁兵四集勢甚盛晉王據高丘收散兵至日中軍復振陂中有土山賀瓌引兵據之

晉王謂將士曰今日得此山者勝吾與汝曹奪之即引騎兵先登李從珂與銀槍大將王建及以步卒繼之梁兵紛紛而下遂奪其山日向晡賀瓌陳于山西晉兵望之有懼色諸將以為諸軍未盡集不若斂兵還營詰朝復戰天平節度使東南面招討使閻寶曰王彥章騎兵已入濮陽山下惟步卒向晚皆有歸志我乘高趣下擊之破之必矣今王深入敵境偏師不利若復引退必為所乘諸軍未集者聞梁再克必不戰自潰凡決勝料敵

惟觀情勢情勢已得斷在不疑王之成敗在此一戰若不決力取勝縱收餘衆北歸河朔非王有也昭義節度使李嗣昭曰賊無營壘日晚思歸但以精騎擾之使不得夕食俟其引退追擊可破也我若斂兵還營彼歸整衆復來勝負未可知也王建及擐甲横槊而進曰賊大將已遁王之騎軍一無所失今擊此疲乏之衆如拉朽耳王但登山觀臣為王破賊王愕然曰非公等言吾幾誤計嗣昭建及以騎兵大呼陷陳諸軍繼之梁兵大敗

元城令吳瓊貴鄉令胡裝各帥白丁萬人于山下曳柴揚塵鼓譟以助其勢梁兵自相騰藉棄甲山積死亡者幾三萬人裝証之曾孫也是日兩軍所喪士卒各三之二晉不能振晉王歸營聞周德威父子皆死哭之慟曰喪吾良將是吾罪也以其子幽州中軍兵馬使光輔為嵐州刺史李嗣源與李從珂相失見晉軍撓敗不知王所之或曰王已北度河矣嗣源遂乘冰北度將之相州是日從珂從王奪山晚戰皆有功甲子晉王進攻濮陽

拔之李嗣源知晉軍之捷復來見王于濮陽王不悅曰公以吾為死邪度河安之嗣源頓首謝罪以從珂有功但賜大鍾酒以罰之然自是待嗣源稍薄　晉軍至德勝渡王彥章敗卒有走至大梁者曰晉人戰勝將至矣頃之晉兵有先至大梁問次舍者京城大恐帝驅市人登城又欲奔洛陽遇夜而止敗卒至者不滿千人傷夷逃散各歸鄉里月餘僅能成軍

五年春正月晉李存審于德勝南北夾河築兩城而守

之晉王以存審代周德威爲内外蕃漢馬步總管晉王還魏州遣李嗣昭權知幽州軍府事　三月晉王自領盧龍節度使以中門使李紹宏提舉軍府事代李嗣昭紹宏宦者也本姓馬晉王賜姓名使與知嵐州事孟知祥俱爲河東魏博中門使知祥又薦教練使鴈門郭崇韜能治劇王以爲中門副使崇韜倜儻有智畧臨事敢決王寵待日隆先是中門使吳珪張虔厚相繼獲罪及紹宏出幽州知祥懼禍稱疾辭位王乃以知祥爲河東

馬步都虞候自是崇韜專典機密　夏四月賀瓌攻德勝南城百道俱進以竹笮聯艨艟十餘艘蒙以牛革設睥睨戰格如城狀橫于河流以斷晉之救兵使不得度晉王自引兵馳往救之陳于北岸不能進遣善游者馬破龍入南城見守將氏延賞延賞言矢石將盡陷在頃刻晉王積金帛于軍門募能破艨艦者衆莫知為計親將李建及曰賀瓌悉衆而來冀此一舉若我軍不度則彼為得計今日之事建及請以死決之乃選効節敢

死士得三百人被鎧操斧帥之乘舟而進將至艨艟流矢雨集建及使操斧者入艨艟間斧其竹笮又以木甖載薪沃油然火于上流縱之隨以巨艦實甲士鼓譟攻之艨艟既斷隨流而下梁兵焚溺者殆半晉兵乃得度瓌解圍走晉兵追之至濮州而還瓌退屯行臺村
秋七月晉王歸晉陽以巡官馮道為掌書記中門使郭崇韜以諸將陪食者衆請省其數王怒曰孤為效死者設食亦不得專可令軍中別擇河北帥孤自歸太原即

名馮道令草詞以示衆道執筆逡巡不為曰大王方平河南定天下崇韜所請未至大過大王不從可矣何必以此驚動遠近使敵國聞之謂大王君臣不和非所以隆威望也會崇韜入謝王乃止　八月乙未朔宣義節度使賀瓌卒以開封尹王瓚為北面行營招討使瓚將兵五萬自黎陽度河掩擊澶魏至頓丘遇晉兵而旋瓚為治嚴令行禁止據晉人上游十八里楊村夾河築壘運洛陽竹木造浮橋自魏州饋運相繼晉蕃漢馬步

副總管振武節度使李存進亦造浮梁于德勝或曰浮梁須竹笮鐵牛石囷我皆無之何以能成存進不聽以葦笮維巨艦繫于土山巨木踰月而成人服其智

冬十月晉王如魏州發徒數萬廣德勝北城日與梁人爭大小百餘戰互有勝負左射軍使石敬瑭與梁人戰于河壖梁人擊敬瑭斷其馬甲橫衝兵馬使劉知遠以所乘馬授之自乘斷甲者徐行為殿梁人疑有伏不敢迫俱得免敬瑭以是親愛之敬瑭知遠其先皆沙陀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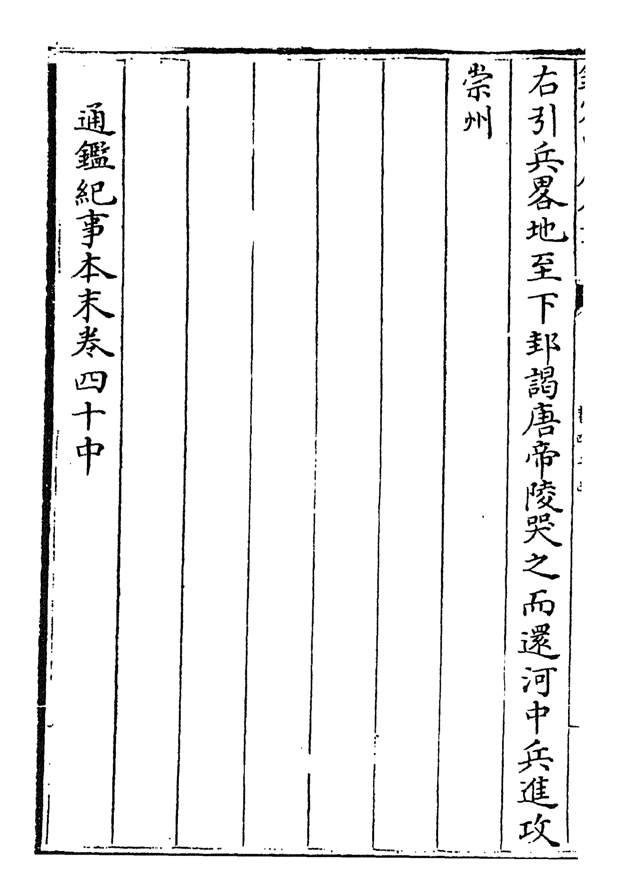
敬瑭李嗣源之壻也　十一月辛卯王瓚引兵至戚城與李嗣源戰不利　梁築壘貯糧于潘張距楊村五十里　十二月晉王自將騎兵自河南岸西上邀其餉者俘獲而還梁人伏兵于要路晉兵大敗晉王以數騎走梁數百騎圍之李紹榮識其旗單騎奮擊救之僅免戊戌晉王復與王瓚戰于河南瓚先勝獲晉將石君立等既而大敗乘小舟度河走保北城失亡萬計帝聞石君立勇欲將之繫于獄而厚餉之使人誘之君立曰

我晉之敗將而為用于梁雖竭誠効死誰則信之人各有君何恐反為仇讎用哉帝猶惜之盡殺所獲晉將獨置君立晉王秉勝遂拔濮陽帝召王瓚還以天平節度使戴思遠為北面招討使屯河上以拒晉人

六年夏四月河中節度使冀王友謙以兵襲取同州逐忠武節度使程全暉全暉奔大梁友謙以其子令德為忠武留後表求節鉞帝怒不許既而懼友謙怨望己酉以友謙兼忠武節度使制下友謙已求節鉞于晉王晉

王以墨制除令德忠武節度使　六月帝以泰寧節度使劉鄩為河東道招討使䧏感化節度使尹皓靜勝節度使温昭圖莊宅使段凝攻同州　閏月劉鄩等圍同州朱友謙求救于晉　秋七月晉王遣李存審李嗣昭李建及慈州刺史李存質將兵救之　九月李存審等至河中即日濟河梁人素輕河中兵每戰必窮追不置存審選精甲二百雜河中兵直壓劉鄩壘鄩出千騎逐之知晉人已至大驚自是不敢輕出晉人軍

于朝邑河中事梁久將士皆持兩端諸軍大集芻粟踊貴友謙諸子説友謙且歸款于梁以退其師友謙曰昔晉王親赴吾急秉燭夜戰今方與梁相拒又命將星行分我資糧豈可負邪晉人分兵攻華州壊其外城李存審等按兵累旬乃進逼劉鄩營鄩等悉衆出戰大敗收餘衆退保羅文寨又旬餘存審謂李嗣昭曰獸窮則搏不如開其走路然後擊之乃遣人牧馬于沙苑鄩等宵遁追擊至渭水又破之殺獲甚衆存審等移檄告諭關



右引兵畧地至下邽謁唐帝陵哭之而還河中兵進攻

崇州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中

欽定四庫全書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下

宋 袁樞 撰

後唐滅梁

後梁均王龍德元年春正月蜀主吴主屢以書勸晉王稱帝晉王以書示僚佐曰昔王太師亦嘗遺先王書勸以唐室已亡宜自帝一方先王語余云昔天子幸石門吾發兵誅賊臣當是之時威振天下吾若挾天子據關中自作九

錫禪文誰能禁我顧吾家世忠孝立功帝室誓死不為耳汝它日當務以復唐社稷為心慎勿效此曹所為言猶在耳此議非所取聞也因泣既而將佐及藩鎮勸進不已乃令有司市玉造法物黄巢之破長安也魏州僧傳真之師得傳國寶藏之四十年至是傳真以為常玉將鬻之或識之曰傳國寶也傳真乃詣行臺獻之將佐皆奉觴稱賀張承業在晉陽聞之亟詣魏州諫曰吾王世世忠於唐室救其患難所以老奴三十餘年為王招

拾財賦召補兵馬誓滅逆賊復本朝宗社耳今河北甫
定朱氏尚存而王遽即大位殊非從來征伐之意天下
其誰不解體乎王何不先滅朱氏復列聖之深讎然後
求唐後而立之南取吳西取蜀汛掃宇內合為一家當
是之時雖使高祖太宗復生誰敢居王上者讓之愈久
則得之愈堅矣老奴之志無他但以受先王大恩欲為
王立萬年之基耳王曰此非余所願柰羣下意何承業
知不可止慟哭曰諸侯血戰本為唐家今王自取之誤

老奴矣即歸晉陽邑邑成疾不復起　二月趙王鎔養子張文禮使親軍殺鎔盡滅王氏之族獨置其子昭祚之妻普寧公主以自託於梁三月文禮遣使告亂於晉王且奉牋勸進因求節鉞晉王欲討之僚佐以為吾方與梁爭不可更立敵於肘腋且從其請以安之王不得已夏四月承制授文禮成德留後　初劉鄩與朱友謙為昏鄩之受詔討友謙也至陜州先遣使移書諭以禍福待之月餘友謙不從然後進兵尹皓段凝素忌鄩因

譖之於帝曰鄴逗遛養寇俾俟授兵帝信之鄴既敗歸以疾請解兵柄詔聽於西都就醫密令留守張宗奭酖之五月丁亥卒 秋七月晉王既許藩鎮之請求唐舊臣欲以備百官朱友謙遣前禮部尚書蘇循詣行臺循至魏州入牙城望府廨即拜謂之拜殿見王呼萬歲舞蹈泣而稱臣翌日又獻大筆三十枝謂之畫日筆王大喜即令循以本官為河東節度副使張承業深惡之

張文禮雖受晉命內不自安復遣間使因盧文進求

援於契丹又遣間使告曰王氏為亂兵所屠公主無恙今臣已北召契丹乞朝廷發精甲萬人相助自德棣度河則晉人遁逃不暇矣帝疑未決敬翔曰陛下不乘此釁以復河北則晉人不可復破矣宜徇其請不可失也趙張輩皆曰今彊寇近在河上盡吾兵力以拒之猶懼不支何暇分萬人以救張文禮乎且文禮坐持兩端欲以自固於我何利焉帝乃止晉人屢於塞上及河津獲文禮蠟丸絹書晉王皆遣使歸之文禮慙懼文禮忌趙

故將多所誅戮趙將符習將兵萬人從晉王在德勝文禮請名歸以它將代之且以習子蒙爲都督府參軍遣人齎錢帛勞行營將士以悅之習見晉王泣涕請留晉王曰吾與趙王同盟討賊義猶骨肉不意一旦禍生肘腋吾誠痛之汝苟不忘舊君能爲之復讐乎吾以兵糧助汝習與部將三十餘人舉身投地慟哭曰故使授習等劒使之攘除寇敵自聞變故以來寃憤無訴欲引劒自剄顧無益於死者今大王念故使輔佐之勤許之復

寃習等不敢煩霸府之兵願以所部徑前搏取凶豎以報王氏累世之恩死不恨矣八月庚申晉王以習為成德留後又命天平節度使閻寶相州刺史史建瑭將兵助之自邢洺而北文禮先病腹疽甲子晉兵拔趙州刺史王鋋降晉王復以為刺史文禮聞之驚懼而卒其子處瑾祕不發喪與其黨韓正時謀悉力拒晉九月晉兵渡滹沱圍鎮州決漕渠以灌之獲其深州刺史張友順壬辰史建瑭中流矢卒晉王欲自分兵攻鎮州北面招

討使戴思遠聞之謀悉楊村之衆襲德勝北城晉王得梁降者知之冬十月己未晉王命李嗣源伏兵於戚城李存審屯德勝先以騎兵誘之偽示羸怯梁兵競進晉王嚴中軍以待之梁兵至晉王以鐵騎三千奮擊梁兵大敗思遠走趣楊村士卒為晉兵所殺傷及自相蹈籍墜河陷水失亡二萬餘人晉王以李嗣源為蕃漢内外馬步副總管同平章事　十一月晉王使李存審李嗣源守德勝自將兵攻鎮州張處瑾遣其弟處琪幕僚

齊儉謝罪請服晉王不許盡銳攻之旬日不克處瑾使韓正時將千騎突圍出趣定州欲求救於王處直晉兵追至行唐斬之

二年晉王之北攻鎮州也李存審謂李嗣源曰梁人聞我在南兵少不攻德勝必襲魏州吾二人聚於此何為不若分軍備之遂分軍屯澶州戴思遠果悉楊村之衆趣魏州嗣源引兵先之軍於狄公祠下遣人告魏州使為之備思遠至魏店嗣源遣其將石萬全將騎兵挑戰

思遠知有備乃西度洹水拔成安大掠而還又將兵五萬攻德勝北城重塹複壘斷其出入晝夜急攻之李存審悉力拒守晉王聞德勝勢危二月自幽州赴之五日至魏州思遠聞之燒營遁還楊村　晉天平節度使兼侍中閻寶築壘以圍鎮州決滹沱水環之内外斷絶城中食盡丙午遣五百餘人出求食寶縱其出欲伏兵取之其人遂攻長圍寶輕之不為備俄數千人繼至諸軍未集鎮人遂壞長圍而出縱火攻寶營寶不能拒退保

趙州鎮人悉毀晉之營壘取其芻粟數日不盡晉王聞之以昭義節度使兼中書令李嗣昭為北面招討使以代寶　夏四月甲戌張處瑾遣兵千人迎糧於九門李嗣昭設伏於故營邀擊之殺獲殆盡餘五人匿於牆墟閒嗣昭環馬而射之鎮兵發矢中其腦嗣昭箙中矢盡拔矢於腦以射之一發而殪會日暮還營創流血不止是夕卒晉王聞之不御酒肉者累日嗣昭遺命悉以澤潞兵授節度判官任圜使督諸軍攻鎮州號令如一

鎮人不知嗣昭之死圉三原人也晉王以天雄馬步都指揮使振武節度使李存進為北面招討使　閻寶憤疽發於背甲戌卒　五月乙酉晉李存進至鎮州營於東垣渡夾滹沱水為壘　晉衛州刺史李存儒本姓楊名婆兒以俳優得幸於晉王頗有膂力晉王賜姓名以為刺史專事掊歛防城卒皆徵月課縱歸八月莊宅使段凝與步軍都指揮使張朗引兵夜渡河襲之詰旦登城執存儒遂克衛州戴思遠又與凝攻陷淇門共

城新鄉於是澶州之西相州之南皆為梁有晉人失軍儲三之一梁軍復振帝以張朗為衛州刺史朗徐州人也　九月戊寅朔張處瑾使其弟處球乘李存進無備將兵士千人奄至東垣渡時晉之騎兵亦向鎮州城下兩不相遇鎮兵及存進營門存進狼狽引十餘人鬬於橋上鎮兵退晉騎兵斷其後夾擊之鎮兵殆盡存進亦戰沒晉王以蕃漢馬步總管李存審為北面招討使鎮州食竭力盡處瑾遣使詣行臺請降未報存審兵至

城下丙午夜城中將李再豐為内應密投縋以納晉兵比明畢登執處瑾兄弟家人及其黨高濛李翥齊儉送行臺趙人皆請而食之磔張文禮尸於市趙王故侍者得趙王遺骸於灰燼中晉王命祭而葬之以趙將符習為成德節度使烏震為趙州刺史趙仁貞為深州刺史李再豐為冀州刺史震信都人也符習不敢當成德辭曰故使無後而未葬習當斬衰以葬之俟禮畢聽命既葬即詣行臺趙人請晉王兼領成德節度使從之晉王

割相衛二州置義寧軍以習為節度使習辭曰魏博霸府不可分也願得河南一鎮習自取之乃以為天平節度使東南面招討使加李存審兼侍中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春三月晉王築壇於魏州牙城之南夏四月己巳升壇祭告上帝遂即皇帝位國號大唐大赦改元以魏州為興唐府建東京又於太原府建西京又以鎮州為真定府建北都時唐國所有凡十三節度五十州　時契丹屢入侵抄掠饋運幽州食不支半

年衛州為梁所取潞州内叛人情岌岌以為梁未可取

帝患之會鄆州將盧順密來奔先是梁天平節度使戴

思遠屯楊村留順密與巡檢使劉遂嚴都指揮使燕顒

守鄆州順密言於帝曰鄆州守兵不滿千人遂嚴顒皆

失衆心可襲取也郭崇韜等皆以為懸軍遠襲萬一不

利虚棄數千人順密不可從帝密召李嗣源於帳中謀

之曰梁人志在吞澤潞不備東方若得東平則潰其心

腹東平果可取乎嗣源自胡柳有度河之慙常欲立奇

功以補過對曰今用兵歲久生民疲弊苟非出奇取勝大功何由可成臣願獨當此役必有以報帝恱壬寅遣嗣源將所部精兵五千自德勝趣鄆州比及楊劉日已暮陰雨道黑將士皆不欲進高行周曰此天贊我也彼必無備夜渡河至城下鄆人不知李從珂先登殺守卒啓關納外兵進攻牙城城中大擾癸卯旦嗣源兵盡入遂拔牙城劉遂嚴燕顒奔大梁嗣源禁焚掠撫吏民執知州事節度副使崔簹判官趙鳳送興唐帝大喜曰總

管真奇才吾事集矣即以嗣源為天平節度使梁主聞
鄆州失守大懼斬劉遂嚴燕顒於市罷戴思遠招討使
降授宣化留後遣使詰讓北面諸將段凝王彥章等趣
令進戰敬翔知梁室已危以繩内靴中入見梁主曰先
帝取天下不以臣為不肖所言無不用今敵勢益彊而
陛下棄忽臣言臣身無用不如死引繩將自經梁主止
之問所欲言翔曰事急矣非用王彥章為大將不可救
也梁主從之以彥章代思遠為北面招討使仍以段凝

為副帝聞之自將親軍屯澶州命蕃漢馬步都虞候朱守殷守德勝戒之曰王鐵槍勇決乘憤激之氣必來唐突宜謹備之　梁主召問王彥章以破敵之期彥章對曰三日左右皆失笑彥章出兩日馳至滑州辛酉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於楊村夜命甲士六百皆持巨斧載冶者具鞴炭乘流而下會飲尚未散彥章陽起更衣引精兵數千循河南岸趨德勝天微雨朱守殷不為備舟中兵舉鏁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而彥章引兵急擊

南城浮橋斷南城遂破斬首數千級時受命適三日矣守殷以小舟載甲士濟河救之不及彦章進攻潘張麻家口景店諸寨皆拔之聲勢大振帝遣宦者焦彦賓急趣楊劉與鎮使李周固守命守殷棄德勝北城撤屋材為栰載兵械浮河東下助楊劉守備徙其芻糧薪炭於澶州所耗失殆半王彦章亦撤南城屋材浮河而下各行一岸每遇灣曲輙於中流交鬬飛矢雨集或全舟覆沒一日百戰互有勝負比及楊劉殆亡士卒之半已已

王彦章叚凝以十萬之衆攻楊劉百道俱進晝夜不息連巨艦九艘横亘河津以絶援兵城垂陷者數四頼李周悉力拒之與士卒同甘苦彦章不能克退屯城南為連營以守之楊劉告急於帝請日行百里以赴之帝引兵救之曰李周在内何憂日行六十里不廢畋獵六月乙亥至楊劉梁兵塹壘重複嚴不可入帝患之問計於郭崇韜對曰今彦章據守津要意謂可以坐取東平茍大軍不南則東平不守矣臣請築壘於博州東岸以固

河津既得以應接東平又可以分賊兵勢但慮彥章詗知徑來薄我城不能就願陛下募敢死之士日令挑戰以綴之茍彥章旬日不東則城成矣時李嗣源守鄆州河北聲問不通人心漸離不保朝夕會梁右先鋒指揮使康延孝帑請降於嗣源延孝者太原胡人有罪亡奔梁時隸段凝麾下嗣源遣押牙臨漳范延光送延孝蠟書詣帝延光因言於帝曰楊劉控扼已固梁人必不能取請築壘馬家口以通鄆州之路帝從之遣崇韜將萬

人夜發倍道趣博州至馬家口度河築城晝夜不息帝在楊劉與梁人晝夜苦戰崇韜築新城凡六日王彥章聞之將兵數萬人馳至戊子急攻新城連巨艦十餘艘於中流以絶援路時版築僅畢城猶卑下沙土疏惡未有樓櫓及守備崇韜慰諭士卒以身先之四面拒戰遣使告急於帝帝自楊劉引大軍救之陳於新城西岸城中望之增氣大呼叱梁軍梁人斷紲斂艦帝艤舟將度彥章解圍退保鄒家口鄆州奏報始通李嗣源密表請

正朱守殷覆軍之罪帝不從　秋七月丁未帝引兵循河而南彦章等棄鄒家口復趣楊劉甲寅遊奕將李紹興敗梁遊兵於清丘驛南段凝以為唐兵已自上流渡驚駭失色面數彦章尤其深入　戊午帝遣騎將李紹榮直抵梁營擒其斥候梁人益恐又以火栰焚其連艦王彦章等聞帝引兵已至鄒家口已未解楊劉圍走保楊村唐兵追遂之復屯德勝梁兵前後急攻諸城士卒遭矢石溺水暍死者且萬人委棄資糧鎧仗鍋幕動

以千計楊劉比至圍解城中無食已三日矣　王彥章疾趙張亂政及為招討使謂所親曰待我成功還當盡誅姦臣以謝天下趙張聞之私相謂曰我輩寧死於沙陀不可為彥章所殺相與協力傾之段凝素疾彥章之能而謟附趙張在軍中與彥章動相違戾百方沮撓之惟恐其有功潛伺彥章過失以聞於梁主每捷奏至趙張悉歸功於凝由是彥章功竟無成及歸楊村梁主信讒猶恐彥章旦夕成功難制徵還大梁使將兵會董璋

攻澤州甲子帝至楊劉勞李周曰微卿善守吾事敗矣

八月甲戌自楊劉還興唐　梁主命於滑州決河東注曹濮及鄆以限唐兵　初梁主遣段凝監大軍於河上敬翔李振屢請罷之梁主曰凝未有過振曰俟其有過則社稷危矣至是凝厚賂趙張求為招討使翔振力爭以為不可趙張主之竟代王彦章為北面招討使於是宿將憤怒士卒亦不服天下兵馬副元帥張元爽言於梁主曰臣為副元帥雖衰朽猶足為陛下扞禦北

方叚凝晚進功名未能服人衆議訩訩恐貽國家深憂敬翔曰將帥繫國安危今國勢已爾陛下豈可尚不留意邪梁主皆不聽戊子凝將全軍五萬營於王村自高陵津濟河剽掠澶州諸縣至於頓丘梁主又命王彦章將保鑾騎士及它兵合萬人屯兖鄆之境謀復鄆州以張漢傑監其軍　庚寅帝引兵屯朝城戊戌康延孝帥百餘騎來奔帝解所御錦袍玉帶賜之以為南面招討都指揮使領博州刺史帝屏人問延孝以梁事對曰梁

朝地不為狹兵不為少然迹其行事終必敗亡何則主既暗懦趙張兄弟擅權内結宫掖外納貨賂官之高下唯視賂之多少不擇才德不校勲勞段凝智勇俱無一旦居王彦章霍彦威之右自將兵以來專率歛行伍以奉權貴梁主每出一軍不能專任將帥常以近臣監之進止可否動為所制近又聞欲數道出兵令董璋引陜虢澤潞之兵自石會關趣太原霍彦威以汝洛之兵自相衛邢洺冦鎮定王彦章張漢傑以禁軍攻鄆州段凝

杜晏球以大軍當陛下決以十月大舉臣竊觀梁兵聚則不少分則不多願陛下養勇畜力以待其分兵帥精騎五千自鄆州直抵大梁擒其偽主旬月之間天下定矣帝大悅　九月帝在朝城梁段凝進至臨河之南澶西相南日有寇掠自德勝失利以來喪芻糧數百萬租庸副使孔謙暴歛以供軍民多流亡租稅益少倉廩之積不支半歲澤潞未下盧文進王郁引契丹屢過瀛涿之南傳聞俟草枯冰合深入為寇又聞梁人欲大舉

數道入寇帝深以為憂召諸將會議宣徽使李紹宏等皆以為鄆州城門之外皆為寇境孤遠難守有之不如無之請以易衛州及黎陽於梁以之約和以河為境休兵息民俟財力稍集更圖後舉帝不悅曰如此吾無葬地矣乃罷諸將獨召郭崇韜問之對曰陛下不櫛沐不解甲十五餘年其志欲以雪家國之讎恥也今已正尊號河北士庶日望升平始得鄆州尺寸之地不能守而棄之安能盡有中原乎臣恐將士解體將來食盡衆散

雖畫河為境誰為陛下守之臣嘗細詢康延孝以河南之事度已料彼日夜思之成敗之機決在今歲梁今悉以精兵授段凝據我南鄙又決河自固謂我猝不能渡恃此不復為備使王彦章侵逼鄆州其意兾有姦人動揺變生於内耳段凝本非將材不能臨機決策無足可畏降者皆言大梁無兵陛下若留兵守魏固保楊劉自以精兵與鄆州合勢長驅入汴彼城中既空虛必望風自潰苟偽主授首則諸將自降矣不然今秋穀不登軍

糧將盡若非陛下決志大功何由可成諺曰當道築室三年不成帝王應運必有天命在陛下勿疑耳帝曰此正合朕志丈夫得則為王失則為虜吾行決矣司天奏今歲天道不利深入必無功帝不聽王彥章引兵踰汶水將攻鄆州李嗣源遣李從珂將騎兵逆戰敗其前鋒於遞坊鎮獲將士三百人斬首二百級彥章退保中都戊辰捷奏至朝城帝大喜謂郭崇韜曰鄆州告捷足壯吾氣已已命將士悉遣其家歸興唐　冬十月帝遣

魏國夫人劉氏皇子繼岌歸興唐與之訣曰事之成敗在此一決若其不濟當聚吾家於魏宮而焚之仍命豆盧革李紹宏張憲王正言同守東京壬申帝以大軍自楊劉濟河癸酉至鄆州中夜進軍踰汶以李嗣源為前鋒甲戌旦遇梁兵一戰敗之追至中都圍其城城無守備少頃梁兵潰圍出追擊破之王彥章以數十騎走龍武大將軍李紹奇單騎追之識其聲曰王鐵槍也拔稍刺之彥章重傷馬躓遂擒之并擒都監張漢傑曹州刺

史李知節裨將趙廷隱劉嗣彬等二百餘人斬首數千級廷隱開封人嗣彬知俊之族子也彦章嘗謂人曰李亞子鬭雞小兒何足畏至是帝謂彦章曰爾常謂我小兒今日服未又問爾名善將何不守兖州中都無壁壘何以自固彦章對曰天命已去無足言者帝惜彦章之材欲用之賜藥傅其創屢遣人誘諭之彦章曰余本匹夫蒙梁恩位至上將與皇帝交戰十五年今兵敗力窮死自其分縱皇帝憐而生我我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

豈有朝為梁將暮為唐臣此我所不為也帝復遣李嗣源自往諭之彥章卧謂嗣源曰汝非邈佶烈乎彥章素輕嗣源故以小名呼之於是諸將稱賀帝舉酒屬李嗣源曰今日之功公與崇韜之力也鄰從紹宏輩語大事去矣帝又謂諸將曰鄉所患惟王彥章今已就擒是天意滅梁也段凝猶在河上進退之計宜何向而可諸將以為傳者雖云大梁無備未知虛實今東方諸鎮兵皆在段凝麾下所餘空城耳以陛下天威臨之無不下者若

先廣地東傳於海然後觀釁而動可以萬全康延孝固
請亟取大梁李嗣源曰兵貴神速今彦章就擒段凝必
未之知就使有人走告之疑信之間尚須三日設若知
吾所向即發救兵直路則阻決河須自白馬南渡數萬
之衆舟檝亦難猝辦此去大梁至近前無山險方陳横
行晝夜兼程信宿可至段凝未離河上友貞已為吾擒
矣延孝之言是也請陛下以大軍徐進臣願以千騎前
驅帝從之令下諸軍皆踊躍願行是夕嗣源帥前軍倍

道趣大梁乙亥帝發中都舁王彥章自隨遣中使問彥章曰吾此行克乎對曰段凝有精兵六萬雖主將非材亦未肯遽爾倒戈殆難克也帝知其終不為用遂斬之丁丑至曹州梁守將降王彥章敗卒有先至大梁告梁主以彥章就擒唐軍長驅且至者梁主聚族哭曰運祚盡矣召羣臣問策皆莫能對梁主謂敬翔曰朕居常忽卿所言以至於此今事急矣卿勿以為懟將若之何翔泣曰臣受先帝厚恩殆將三紀名為宰相其實朱氏老

奴事陛下如郎君臣前後獻言莫匪盡忠陛下初用段凝臣極言不可小人朋比致有今日今唐兵且至段凝限於水北不能赴救臣欲請陛下出居避敵陛下必不聽從欲請陛下出奇合戰陛下必不果決雖使良平更生誰能為陛下計者臣願先賜死不忍見宗廟之亡也因與梁主相向慟哭梁主遣張漢倫馳驅追段凝軍漢倫至滑州墜馬傷足復限水不能進時城中尚有控鶴軍數千朱珪請帥之出戰梁主不從命開封尹王瓚驅

市人乘城為備初梁陜州節度使邵王友誨全昱之子也性穎悟人心多向之或言其誘致禁軍欲為亂梁主召還與其兄友諒友能並幽於别第及唐師將至梁主疑諸兄弟乘危謀亂并皇弟賀王友雍建王友徽盡殺之梁主登建國樓面擇親信厚賜之使衣野服齎蠟詔促段凝軍既辭皆亡匿或請幸洛陽收集諸軍以拒唐唐雖得都城勢不能久留或請幸段凝軍控鶴都指揮使皇甫麟曰凝本非將材官由幸進今危窘之際望其

臨機制勝轉敗為功難矣且凝聞彥章軍敗其膽已破安知能終為陛下盡節乎趙巖曰事勢如此一下此樓誰心可保梁主乃止復召宰相謀之鄭珏請自懷傳國寶詐降以紓國難梁主曰今日固不敢愛寶但如卿此策竟可了否珏俯首久之曰但恐未了左右皆縮頸而笑梁主日夜涕泣不知所為置傳國寶於卧内忽失之已為左右竊之迎唐軍矣戊寅或告唐軍已過曹州塵埃漲天趙巖謂從者曰吾待温許州厚必不負我遂奔

許州梁主謂皇甫麟曰李氏吾世讎理難降首不可俟彼刀鋸吾不能自裁卿可斷吾首麟泣曰臣為陛下揮劒死唐軍則可矣不敢奉此詔梁主曰卿欲賣我耶麟欲自剄梁主持之曰與卿俱死麟遂弑梁主因自殺梁主為人温恭儉約無荒淫之失但寵信趙張使擅威福疎棄敬李舊臣不用其言以至於亡己卯旦李嗣源軍至大梁攻封丘門王瓚開門出降嗣源入城撫安軍民是日帝入自梁門百官迎謁於馬首拜伏請罪帝慰勞

之使各復其位李嗣源迎賀帝喜不自勝手引嗣源衣以頭觸之曰吾有天下卿父子之功也天下與爾共之帝命訪求梁主頃之或以其首獻李振謂敬翔曰有詔洗滌吾輩相與朝新君乎翔曰吾二人為梁宰相君昏不能諫國亡不能救新君若問將何辭以對是夕未曙或報翔曰崇政李太保已入朝矣翔歎曰李振謬為丈夫朱氏與新君世為仇讎今國亡君死縱新君不誅何面目入建國門乎乃縊而死庚辰梁百官復待罪於朝

堂帝宣敕赦之趙巖至許州温昭圖迎謁歸第斬首來
獻盡沒巖所齎之貨昭圖復名韜辛巳詔王瓚收朱友
貞尸殯於佛寺漆其首函之藏於太社段凝自滑州濟
河入援以諸軍排陳使杜晏球爲前鋒至封丘遇李從
珂晏球先降壬午凝將其衆五萬至封丘亦解甲請降凝
帥諸大將先詣闕待罪帝勞賜之慰諭士卒使各復其
所凝出入公卿間揚揚自得無愧色梁之舊臣見者皆
欲齕其面抉其心丙戌詔貶梁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鄭

珏為萊州司戶蕭頃為登州司戶翰林學士劉岳為均州司馬任贊為房州司馬姚顗為復州司馬封翹為唐州司馬李懌為懷州司馬竇夢徵為沂州司馬崇政學士劉光素為密州司戶陸崇為安州司戶御史中丞王權為隨州司戶以其世受唐恩而仕梁貴顯故也岳宗龜之從子顗萬年人翹敖之孫懌京兆人權龜之孫也段凝杜晏球上言曰梁要人趙巖趙鵠張希逸張漢倫張漢傑張漢俊朱珪等竊弄威福殘蠹羣生不可不誅

詔敬翔李振首佐朱温共傾唐祚契丹撒剌阿撥叛兄棄母負恩背國宜與嚴等竝族誅於市自餘文武將吏一切不問又詔追廢朱温朱友貞為庶人毀其宗廟神主帝之與梁戰於河上也梁拱宸左廂都指揮使陸思鐸善射常於笴上自鏤姓名射帝中馬鞍帝拔箭藏之至是思鐸從衆俱降帝出箭示之思鐸伏地待罪帝慰而釋之尋授龍武右廂都指揮使以豆盧革尚在魏命樞密使郭崇韜權行中書事梁諸藩鎮稍稍入朝或上

表待罪帝皆慰釋之宋州節度使袁象先首來入朝陝州留後霍彥威次之象先輦珍貨數十萬徧賂劉夫人及權貴伶官宦者旬日中外爭舉之恩寵隆異己丑詔偽庭節度觀察防禦團練使刺史及諸將校竝不議改更將校官吏先犇偽庭者一切不問庚寅豆盧革至自魏甲午加崇韜守侍中領成德節度使崇韜權兼內外謀猷規益竭忠無隱頗亦薦引人物豆盧革受成而已無所裁正　丙辰賜滑州留後段凝姓名曰李紹欽耀州

剌史杜晏球曰李紹虔　乙酉梁西都留守河南尹張
宗奭來朝復名全義獻幣馬千計帝命皇子繼岌皇弟
存紀等兄事之帝欲發梁太祖墓斵棺焚其尸全義上
言朱温雖國之深讎然其人已死刑無可加屠滅其家
足以為報乞免焚斵以存聖恩帝從之但鏟其闕室削
封樹而已戊戌加天平節度使李嗣源兼中書令以北
京留守繼岌為東京留守同平章事　帝遣使宣諭諭
諸道梁所除節度使五十餘人皆上表入貢　郭崇韜

上言河南節度使刺史上表者但稱姓名未新除官恐負憂疑十一月始降制以新官命之　癸卯河中節度使朱友謙入朝　張全義請帝遷都洛陽從之　己巳賜朱友謙姓名曰李繼麟命繼岌兄事之以康延孝為鄭州防禦使賜姓名曰李紹琛　廢北都復為成德軍賜宣武節度使袁象先姓名曰李紹安匡國節度使温韜入朝賜姓名曰李紹冲紹冲多齎金帛賂劉夫人及權貴伶官旬日復遣還鎮郭崇韜曰國家為唐雪恥温

韜發唐山陵殆徧其罪與朱温相埒耳何得復居方鎮天下義士其謂我何上曰入汴之初已赦其罪竟遣之

初梁均王將祀南郊於洛陽聞楊劉陥而止其儀物具在張全義請上亟幸洛陽謁廟畢即祀南郊從之

丙辰復以梁東京為宣府軍　詔文武官先詣洛陽

甲子帝發大梁十二月庚午至洛陽

二年春二月己巳朔上祀南郊大赦

莊宗滅蜀

後梁均王乾化三年　蜀太子元膺豭喙齞齒目視不正而警敏知書善騎射性狷急猜忍蜀主命杜光庭選純静有德者使侍東宫光庭薦儒者許寂徐簡夫太子未嘗與之交言日與樂工羣小嬉戲無度僚屬莫敢諫

秋七月蜀主將以七夕出遊丙午太子召諸王大臣宴飲集王宗翰内樞密使潘峭翰林學士承旨高陽毛文錫不至太子怒曰集王不來必峭與文錫離間也大昌軍使徐瑤常謙素為太子所親信酒行屢目少保

唐道襲道襲懼而起丁未旦太子入白蜀主曰潘峭毛文錫離間兄弟蜀主怒命貶逐峭文錫以前武泰節度使兼侍中潘炕為內樞密使太子出道襲入蜀主以其事告之道襲曰太子謀作亂欲召諸將諸王以兵錮之然後舉事耳蜀主疑焉遂不出道襲請召屯營兵入宿衛許之內外戒嚴太子初不為備聞道襲召兵乃以天武甲士自衛捕潘峭毛文錫至檛之幾死囚諸東宮又捕成都尹潘嶠囚諸得賢門戊申徐瑤常謙與懷勝軍

使嚴璘等各帥所部兵奉太子攻道襲至清風樓道襲引屯營兵出拒戰道襲中流矢逐至城西斬之殺屯營兵甚衆中外驚擾潘炕言於蜀主曰太子與唐道襲爭權耳無它志也陛下宜面諭大臣以安社稷蜀主乃召兼中書令王宗侃王宗賀前利州團練使王宗魯等使發兵討為亂者徐瑤常謙等宗侃等陳於西毬場門兼侍中王宗黯自太安門梯城而入與瑤謙戰於會同殿前殺數十人餘衆皆潰瑤死謙與太子奔龍躍池匿於

艦中及暮稍定己酉旦太子出就舟人匄食舟人以告蜀主遣集王宗翰往慰撫之比至太子已為衛士所殺蜀主疑宗翰殺之大慟不已左右恐事變會張格呈慰諭軍民牓讀至不行斧鉞之誅將誤社稷之計蜀主收涕曰朕何敢以私害公於是下詔廢太子元膺為庶人宗翰奏誅手刃太子者元膺左右坐誅死者數十人貶竄者甚衆庚戌贈唐道襲太師謚忠壯復以潘峭為樞密使　冬十月蜀潘炕屢請立太子蜀主以雅王宗

輅類已信王宗傑才敏欲擇一人立之鄭王宗衍最幼其母徐賢妃有寵欲立其子使飛龍使唐文扆諷張格上表請立宗衍格夜以表示功臣王宗侃等詐云受密旨衆皆署名蜀主令相者視諸子亦希旨言鄭王相最貴蜀主以為衆人實欲立宗衍不得已許之曰宗衍幼懦能堪其任乎甲午立宗衍為太子

四年春正月丙子蜀主命太子判六軍開崇勳府置僚屬後更謂之天策府　秋八月戊子以內樞密使潘峭為

武泰軍節度使同平章事翰林學士承旨毛文錫為禮部尚書判樞密院

貞明三年秋七月蜀飛龍使唐文扆居中用事張格附之與司徒判樞密院事毛文錫爭權文錫將以女適左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庾傳素之子會親族於樞密院用樂不先表聞蜀主聞樂聲怪之文扆從而譖之八月庚寅貶文錫茂州司馬其子司封員外郎詢流維州籍沒其家貶文錫弟翰林學士文晏為榮經尉傳

素罷為工部尚書以翰林學士承旨庾凝績權判內樞密院事凝績傳素之再從弟也

四年蜀太子衍好酒色樂遊戲蜀主嘗自夾城過聞太子與諸王鬭雞擊毬喧呼之聲歎曰吾百戰以立基業此輩其能守之乎由是惡張格而徐賢妃為之內主竟不能去也信王宗傑有才略屢陳時政蜀主賢之有廢立意二月癸亥宗傑暴卒蜀主深疑之　蜀主自永平末得疾昏瞀至是增劇以北面行營招討使兼中書令

王宗弼沉静有謀五月召還以為馬部都指揮使乙亥召大臣入寢殿告之曰太子仁弱朕不能違諸公之請踰次而立之若其不堪大業可寘諸别宫幸勿殺之但王氏子弟諸公擇而輔之徐妃兄弟止可優其禄位慎勿使之掌兵預政以全其宗族内飛龍使唐文扆久典禁兵參預機密欲去諸大臣遣人守宫門王宗弼輩三十餘人日至朝堂不得入見文扆屢以蜀主之命慰撫之伺蜀主殂即作難遣其黨内皇城使潘在迎偵察外

事在迎以其謀告宗弼等宗弼等排闥入言文扆之罪以天册府掌書記崔延昌權判六軍事召太子入侍疾丙子貶唐文扆為眉州刺史翰林學士承旨王保晦坐附會文扆削官爵流瀘州在迎炕之子也丙申蜀主詔中外財賦中書除授諸司刑獄案牘專委庾凝績都城及行營軍旅之事委宣徽南院使宋光嗣丁酉削唐文扆官爵流雅州辛丑以宋光嗣為内樞密使與兼中書令王宗弼宗瑶宗綰宗夔並受遺詔輔政初蜀主雖因

唐制置樞密使專用士人及唐文扆得罪蜀主以諸將多許州故人恐其不為幼主用故以光嗣代之自是宦者始用事六月壬寅朔蜀主殂癸卯太子即皇帝位尊徐賢妃為太后徐淑妃為太妃以宋光嗣判六軍諸衛事乙卯殺唐文扆王保晦命西面招討副使王宗昱殺天雄節度使唐文裔於秦州免左保勝軍使領右街使唐道崇官　蜀唐文扆既死太傅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張格內不自安或勸格稱疾俟命禮部尚書楊玢自恐

失勢謂格曰公有援立大功不足憂也庚午貶格爲茂州刺史玢爲榮經尉吏部侍郎許寂戶部侍郎潘嶠皆坐格黨貶官格尋再貶維州司戶　秋七月壬申朔蜀主以兼中書令王宗弼爲鉅鹿王宗瑤爲臨淄王宗綰爲臨洮王宗播爲臨潁王宗裔宗夔及兼侍中宗黯皆爲琅邪郡王　甲戌以王宗侃爲樂安王丙子以兵部尚書庾傳素爲太子少保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蜀主不親政事內外遷除皆出於王宗弼宗弼納賄多私

上下咨怨宋光嗣通敏善希合蜀主寵任之蜀由是遂衰　蜀諸王皆領軍使彭王宗鼎謂其昆弟曰親王典兵禍亂之本今主少臣彊讒間將興繕甲訓士非吾輩所宜為也因固辭軍使蜀主許之但營書舍植松竹自娛而已　乙丑蜀主以内給事王廷紹歐陽晃李周輅宋光祿宋承蘊田魯儔等為將軍及軍使皆干預政事驕縱貪暴大為蜀患周庠切諫不聽晃患所居之隘夜因風縱火焚西鄰軍營數百間明旦召匠廣其居蜀主

亦不之問光祿光嗣之從弟也

五年　蜀主奢縱無度日與太后太妃遊宴於貴臣之家及遊近郡名山飲酒賦詩所費不可勝紀仗内教坊使嚴旭彊取士民女子内宫中或得厚賂而免之以是累遷至蓬州刺史太后太妃各出教令賣刺史令録等官每一官闕數人爭納賂賂多者得之

六年秋七月乙卯蜀主下詔北廵以禮部尚書兼成都尹長安韓昭為文思殿大學士位在翰林承旨上昭無

文學以便佞得幸出入宮禁就蜀主乞通渠巴集數州刺史賣之以營居第蜀主許之識者知蜀之將亡八月戊辰蜀主發成都被金甲冠珠帽執弓矢而行旌旗兵甲亘百餘里雒令段融上言不宜遠離都邑當委大臣征討不從九月次安遠城　冬十月辛酉蜀主如武定軍數日復還安遠　十一月庚戌蜀主發安遠城十二月庚申至利州閬州團練使林思諤來朝請幸所治從之癸亥泛江而下龍舟畫舸輝映江渚州縣供辦

民始愁怨壬申至閬州州民何康女色美將嫁蜀主取之賜其夫家帛百匹夫一慟而卒癸未至梓州

龍德元年春正月甲午蜀主還成都　初蜀主之為太子高祖為聘兵部尚書高知言女為妃無寵及韋妃入宮尤見疎薄至是遣還家知言驚仆不食而卒韋妃者徐耕之孫也有殊色蜀主適徐氏見而悦之太后因納於後宮蜀主不欲娶於母族託云韋昭度之孫初為婕妤累加元妃蜀主常列錦步障擊毬其中往往遠適而

外人不知爇諸香晝夜不絶久而厭之更爇皁莢以亂其氣結繒為山及宫殿樓觀於其上或為風雨所敗則更以新者易之或樂飲繒山涉旬不下山前穿渠通禁中或乘船夜歸令宫女秉蠟炬千餘居前船却立照之水面如晝或酣飲禁中鼓吹沸騰以至達旦以是為常二年春二月蜀主好為微行酒肆倡家無所不到惡人識之乃下令士民皆著大裁帽　夏四月蜀軍使王承綱女將嫁蜀主取之入宫承綱請之蜀主怒流於茂

州女聞父得罪自殺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秋八月蜀主以文思殿大學士韓
昭内皇城使潘在迎武勇軍使顧在珣為狎客陪侍遊
宴與宮女雜坐或為艷歌相唱和或談嘲謔浪鄙俚褻
慢無所不至蜀主樂之在珣彦朗之子也時樞密使宋
光嗣等專斷國事恣為威虐務狥蜀主之欲以盜其權
宰相王鍇庾傳素等各保寵禄無敢規正潘在迎每勸
蜀主誅諫者無使謗國嘉州司馬劉贊獻陳後主三閣

圖并作歌以諷賢良方正蒲禹卿對策語極切直蜀主雖不罪亦不能用也九月庚戌蜀主以重陽宴近臣於宣華苑酒酣嘉王宗壽乘間極言社稷將危流涕不已韓昭潘在迎曰嘉王好酒悲因諧笑而罷 冬十月彗星見輿鬼長丈餘蜀司天監言國有大災蜀主詔於玉局化設道場右補闕張雲上疏以為百姓怨氣上徹於天故彗星見此乃國亡之徵非祈禳可弭蜀主怒流雲黎州卒於道

二年春三月己亥朔蜀主宴近臣於怡神亭酒酣君臣及宫人皆脫冠露髻喧譁自恣知制誥京兆李龜禎諫曰君臣沉湎不憂國政臣恐啓北敵之謀不聽　夏四月帝遣客省使李嚴使於蜀嚴盛稱帝威德有混一天下之志且言朱氏篡竊諸侯曾無勤王之舉王宗儔以其語侵蜀請斬之蜀主不從宣徽北院使宋光葆上言晉王有憑陵我國家之志宜選將練兵屯戍邊鄙積糗糧治戰艦以待之蜀主乃以光葆為梓州觀察使充

武德節度留後　五月戊申蜀主遣李嚴還初帝因嚴入蜀令以馬市宮中珍玩而蜀法禁錦綺珍奇不得入中國其粗惡者乃聽入中國謂之入草物嚴還以聞帝怒曰王衍寧免為入草之人乎嚴因言於帝曰衍童騃荒縱不親政務斥遠故老昵比小人其用事之臣王宗弼宋光嗣等謟諛專恣黷貨無厭賢愚易位刑賞紊亂君臣上下專以奢淫相尚以臣觀之大兵一臨瓦解土崩可翹足而待也帝深以為然　秋八月戊辰蜀

主以右定遠軍使王宗鍔為招討馬步使帥二十一軍屯洋州乙亥以長直馬軍使林思諤為昭武節度使戍利州以備唐　帝復遣使者李彦稠入蜀九月己亥至成都　蜀前山南節度使兼中書令王宗儔以蜀主失德與王宗弼謀廢立宗弼猶豫未决庚戌宗儔憂憤而卒宗弼謂樞密使宋光嗣景潤澄等曰宗儔教我殺爾曹今日無患矣光嗣輩俯伏泣謝宗弼子承班聞之謂人曰吾家難乎免矣　乙卯蜀主以前鎮江節度使張

武為峽路應援招討使　蜀宣徽北院使王承休請擇諸軍驍勇者萬二千人置駕下左右龍武步騎四十軍兵械給賜皆優異於它軍以承休為龍武軍馬步都指揮使以裨將安重霸副之舊將無不憤恥重霸雲州人以狡佞賄賂事承休故承休悅之　冬十一月蜀主遣其翰林學士歐陽彬來聘彬衡山人也又遣李彥稠東還　蜀以唐修好罷威武城戍召關宏業等二十四軍還成都戊申又罷武定武興招討劉潛等三十七軍

辛酉蜀主罷天雄軍招討命王承騫等二十九軍還成都　蜀主罷金州屯戍命王承勲等七軍還成都　初唐僖昭之世宦官雖盛未嘗有建節者蜀安重霸勸王承休求秦州節度使承休言於蜀主曰秦州多美婦人請為陛下采擇以獻蜀主許之庚午以承休為天雄節度使封魯國公以龍武軍為承休牙兵　乙亥蜀主以前武德節度使兼中書令徐延瓊為京城内外馬步都指揮使延瓊以外戚代王宗弼居舊將之右衆皆不平

三年夏六月帝將伐蜀辛卯詔天下括市戰馬　秋九月蜀主與太后太妃遊青城山歷丈人觀上清宮遂至彭州陽平化漢州三學山而還　丁酉帝與宰相議伐蜀威勝節度使李紹欽素諂事宣徽使李紹宏紹宏薦紹欽有蓋世奇才雖孫吳不如可以大任郭崇韜曰段凝亡國之將姦諂絶倫不可信也衆舉李嗣源郭崇韜曰契丹方熾總管不可離河朔魏王地當儲副未立殊功請依故事以為伐蜀都統成其威名帝曰兒幼豈

能獨往當求其副既而曰無以易卿庚子以魏王繼岌充西川四面行營都統崇韜充東北面行營都招討制置等使軍事悉以委之又以荆南節度使高季興充東南面行營都招討使鳳翔節度使李繼曮充都供軍轉運應接等使同州節度使李令德充行營副招討使陝州節度使李紹琛充蕃漢馬步軍都排陳斬斫使兼馬步軍都指揮使西京留守張筠充西川管内安撫應接使華州節度使毛璋充左廂馬步都虞候邠州節度使

董璋充右廂馬步都虞候客省使李嚴充西川管内招撫使將兵六萬伐蜀仍詔李興自取夔忠萬三州為巡屬都統置中軍以供奉官李從襲充中軍馬步都指揮監押高品李廷安呂知柔充魏王府通謁辛丑以工部尚書任圜翰林學士李愚並參預都統軍機　蜀安重霸勸王承休請蜀主東遊秦州承休到官即毀府署作行宫大興力役强取民間女子教歌舞圖形遺韓昭使言於蜀主又獻花木圖盛稱秦州山川土風之美蜀主

將如秦州羣臣諫者甚衆皆不聽王宗弼上表諫蜀主
投其表於地太后涕泣不食止之亦不能得前秦州節
度判官蒲禹卿上表幾二千言其畧曰先帝艱難創業
欲傳之萬世陛下少長富貴荒色惑酒秦州人雜羌胡
地多瘴癘萬衆困於奔馳郡縣罷於供億鳳翔久為仇
讎必生釁隙唐國方通歡好恐懷疑貳先皇未嘗無故
盤遊陛下率意頻離宮闕秦皇東狩鑾駕不還煬帝南
巡龍舟不返蜀都彊盛雄視鄰邦邊亭無烽火之虞境

内有腹心之疾百姓失業盜賊公行昔李勢屈於桓温劉禪降於鄧艾山河險固不足憑恃韓昭謂禹卿曰吾收汝表俟主上西歸當使獄吏字字問汝王承休妻嚴氏美蜀主私焉故鋭意欲行　冬十月排陳斬斫使李紹琛與李嚴將驍騎三千步兵萬人為前鋒招討判官陳乂至寶雞稱疾乞留李愚厲聲曰陳乂見利則進懼難則止今大軍涉險人心易揺宜斬以狥由是軍中無敢顧望者乂薊州人也　癸亥蜀主引兵數萬發成

都甲子至漢州武興節度使王承捷告唐兵西上蜀主以為羣臣同謀沮已猶不信大言曰吾方欲耀武遂東行在道與羣臣賦詩殊不為意　丁丑李紹琛攻蜀威武城蜀指揮使唐景思將兵出降城使周彥禋等知不能守亦降景思秦州人也得城中糧二十萬斛紹琛縱其敗兵萬餘人逸去因倍道趣鳳州李嚴飛書以諭王承捷李繼曮竭鳳翔蓄積以饋軍不能充人情憂恐郭崇韜入散關指其山曰吾輩進無成功不復得還此矣

當盡力一決今餽運將竭宜先取鳳州因其糧諸將皆言蜀地險固未可長驅宜按兵觀釁崇韜以問李愚愚曰蜀人苦其主荒淫莫為之用宜乘其人情崩離風驅霆擊彼皆破膽雖有險阻誰與守之兵勢不可緩也是日李紹琛告捷崇韜喜謂愚曰公料敵如此吾復何憂乃倍道而進戊寅王承捷以鳳興文扶四川印節迎降得兵八千糧四十萬斛崇韜曰平蜀必矣即以都統牒命承捷攝武興節度使己卯蜀主至利州威武敗卒奔

還始信唐兵之來王宗弼宋光嗣言於蜀主曰東川山南兵力尚完陛下但以大軍扼利州唐人安敢懸兵深入從之庚辰以隨駕清道指揮使王宗勳王宗儼兼侍中王宗昱為三招討將兵三萬逆戰從駕兵自綿漢至深渡千里相屬皆怨憤曰龍武軍糧餉倍於它軍它軍安能禦敵李紹琛等過長舉興州都指揮使程奉璉將所部兵五百來降且請先治橋棧以俟唐軍由是軍行無險阻之虞辛巳興州刺史王承鑒棄城走紹琛等克

興州郭崇韜以唐景思攝興州刺史乙酉成州刺史王承朴棄城走李紹琛等與蜀三招討戰于三泉蜀兵大敗斬首五千級餘衆潰走又得糧十五萬斛於三泉由是軍食優足　蜀主聞王宗勲等敗自利州倍道西走斷桔柏津浮梁命中書令判六軍諸衛事王宗弼將大軍守利州且令斬王宗勲等三招討李紹琛晝夜兼行趣利州蜀武德留後宋光葆遺郭崇韜書請唐兵不入境當舉巡屬內附苟不如約則背城決戰以報本朝崇

韜復書撫納之已丑魏王繼岌至興州光祿以梓綿劒龍普五州武定節度使王承肇以洋蓬壁三州山南節度使兼侍中王宗威以梁開通渠麟五州階州刺史王崇岳以階州皆降承肇宗侃之子也自餘城鎮皆望風款附天雄節度使王承休與副使安重霸謀掩擊唐軍重霸曰擊之不勝則大事去矣蜀中精兵十萬天下險固唐兵雖勇安能直度劒門邪然公受國恩聞難不可不赴願與公俱西承休素親信之以為然重霸請賂羌人

買文扶州路以歸承休從之使重霸將龍武軍及所募兵萬二千人以從將行州人餞於城外承休上道重霸拜於馬前曰國家竭力以得秦隴若從開府還朝誰當守之開府行矣重霸請為公留守承休業已上道無如之何遂與招討副使王宗汭自文扶而南其地皆不毛羌人抄之且戰且行士卒凍餒比至茂州餘衆二千而已重霸遂以秦隴來降　郭崇韜遺王宗弼等書為陳利害李紹琛未至利州宗弼棄城引兵西歸王宗勳等三

招討追及宗弼於白艻宗弼懷中探詔書示之曰宋光嗣令我殺爾曹因相持而泣遂合謀送款於唐十一月丙申蜀主至成都百官及後宫迎於七里亭蜀主入妃嬪中作回鶻隊入宫丁酉出見羣臣於文明殿泣下霑襟君臣相視竟無一言以救國患戊戌李紹琛至利州修桔栢浮梁昭武節度使林思諤先棄城奔閬州遣使請降甲辰魏王繼岌至劍州蜀武信節度使兼中書令王宗壽以遂合渝瀘昌五州降王宗弼至成都登太

玄門嚴兵自衛蜀主及太后自往勞之宗弼驕慢無復臣禮乙巳刼遷蜀主及太后後宮諸王於西宮收其璽綬使親吏於義興門邀取内庫金帛悉歸其家其子承涓杖劒入宫取蜀主寵姬數人以歸丙午宗弼自稱權西川兵馬留後李紹琛進至綿州倉庫居民已為蜀兵所燔又斷綿江浮梁水深無舟楫可渡紹琛謂李嚴曰吾懸軍深入利在速戰乘蜀人破膽之時但得百騎過鹿頭關彼且迎降不暇若俟修繕橋梁必留數日或教

王衍堅閉近關折吾兵勢倘延旬浹則勝負未可知矣乃與嚴乘馬浮度江從兵得濟者僅千人溺死者亦千餘人遂入鹿頭關丁未進據漢州居三日後軍始至王宗弼遣使以幣馬牛酒勞軍且以蜀主書遺李嚴曰公來吾即降或謂嚴曰公首建伐蜀之策蜀人怨公深入骨髓不可往嚴不從欣然馳入成都撫諭吏民告以大軍繼至蜀君臣後宮皆慟哭蜀主引嚴見太后以母妻為託宗弼猶乘城為守備嚴悉命撤去樓櫓己酉魏王繼岌

至綿州蜀主命翰林學士李昊草降表又命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王鍇草降書遣兵部侍郎歐陽彬奉之以迎繼岌及郭崇韜王宗弼稱蜀君臣久欲歸命而內樞密使宋光嗣景潤澄宣徽使李周輅歐陽晃熒惑蜀主皆斬之函首送繼岌又責文思殿大學士禮部尚書成都尹韓昭佞諛梟于金馬坊門內外馬步都指揮使兼中書令徐延瓊果州團練使潘在迎嘉州刺史顧在珣及諸貴戚皆惶恐傾其家金帛妓妾以賂宗弼僅得免死凡素所不快者宗弼皆殺之

辛亥繼岌至德陽宗弼遣使奉牋稱已遷蜀主於西第安撫軍城以俟王師又使其子承班以蜀主後宮及珍玩賂繼岌及郭崇韜求西川節度使繼岌曰此皆我家物奚以獻為留其物而遣之李紹琛留漢州八日以俟都統甲寅繼岌至漢州王宗弼迎謁乙卯至成都丙辰李嚴引蜀主及百官儀衛出降於升遷橋蜀主白衣銜璧牽羊草繩縈首百官衰絰徒跣輿櫬號哭俟命繼岌受璧崇韜解縛焚櫬承制釋罪君臣東北向拜謝丁巳

大軍入成都崇韜禁軍士侵掠市不改肆自出師至克蜀凡七十日得節度十州六十四縣二百四十九兵三萬鎧仗錢糧金銀繒錦共以千萬計高季興聞蜀亡方食失匕箸曰是老夫之過也梁震曰不足憂也唐主得蜀益驕亡無日矣安知其不為吾福楚王殷聞蜀亡上表稱臣己營衡麓之間為菟裘之地願上印綬以保餘齡上優詔慰諭之　十二月癸酉王承休王宗汭至成都魏王繼岌詰之曰居大鎮擁彊兵何以不拒戰對

曰畏大王神武曰然則何不降對曰王師不入境曰所俱入羌者幾人對曰萬二千人曰今歸者幾人對曰二千人曰可以償萬人之死矣皆斬之并其子　閏十二月丁酉詔蜀朝所署官四品以上降授有差五品以下才地無取者悉縱歸田里其先降及有功者委崇韜隨事奬任又賜王衍詔畧曰固當裂土而封必不薄人於險三辰在上一言不欺

明宗天成元年春正月庚申魏王繼岌遣李繼曮李嚴

部送王衍及其宗族百官數千人詣洛陽　二月乙巳王衍至長安有詔止之　三月伶人景進等言於帝曰魏王未至康延孝初平西南猶未安王衍族黨不少聞車駕東征恐其為變不若除之帝乃遣中使向延嗣齎敕往誅之敕曰王衍一行並從殺戮已印畫樞密使張居翰覆視就殿柱揩去行字改為家字由是蜀百官及衍僕役獲免者千餘人延嗣至長安盡殺衍宗族於秦川驛衍母徐氏且死呼曰吾兒以一國迎降不免

族誅信義俱棄吾知汝行亦受禍矣　夏六月蜀百官至洛陽永平節度使兼侍中馬全曰國亡至此生不如死不食而卒以平章事王鍇等為諸州府刺史少尹判官司馬亦有復歸蜀者

五年夏六月陝州行軍司馬王宗壽表請葬故蜀主王衍　秋七月乙巳贈衍順正公以諸侯禮葬之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下